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吳佩珍教授

坂口禊子的霧社事件三部曲

—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 —



研究生：小辻 菜々子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 摘要

坂口禊子（1914—2007）是日據時代在台灣活躍的少數的女作家之一。因為和台灣原住民一起居住過的緣故，坂口禊子根據當時的經驗回日本之後創作取材於台灣原住民的小說。其中再現霧社事件的〈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分別從多元的角度去描述日本統治之下的原住民和日本人的關係。霧社事件是日據時代的1930年10月在台灣發生的原住民對日本的暴動事件。坂口禊子透過小說仔細描述殖民制度引起的問題，並有系統地整理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內在以及外在的原因。坂口禊子表明她創作關於霧社事件的小說，是為了向原住民道歉日本殖民主義的暴力。因此本文透過三個主題去探討〈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作者對日本殖民主義的反省。第一個主題是〈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日本統治之下的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問題。第二個主題是〈霧社〉、〈達道·莫那之死〉所描寫的原住民統治政策對原住民的生活的影響。第三個主題是〈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霧社事件與原住民女性。本文從以上三個角度去討論坂口禊子透過再現霧社事件如何呈現日本殖民主義的矛盾，以及小說中的原住民與日本人如何面對那些矛盾。

關鍵詞：坂口禊子、霧社事件、原住民

## 目次

<b>第一章 序論</b> .....	<b>1</b>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二、文獻回顧.....	6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11
四、章節概要.....	16
<b>第二章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身分認同問題</b> .....	<b>18</b>
前言.....	18
一、〈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一郎之身分認同問題.....	19
二、〈霧社〉中的花岡二郎之身分認同問題.....	25
三、〈達道·莫那之死〉中的達道·莫那之身分認同問題.....	29
四、小結.....	35
<b>第三章 原住民統治引起的矛盾和影響—以〈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為中心</b> ....	<b>37</b>
前言.....	37
一、〈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統治政策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	38
二、〈霧社〉中的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之形象.....	43
三、〈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之形象.....	49
四、小結.....	53
<b>第四章 霧社事件與原住民女性—以〈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為中心</b> .....	<b>55</b>
前言.....	55
一、〈霧社〉中的花岡二郎和兩位原住民女性.....	56
二、〈霧社〉所描述的日本人男性和原住民女性的婚姻.....	60
三、〈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原住民女性.....	66
四、小結.....	71
<b>第五章 結論</b> .....	<b>73</b>
參考書目.....	77
附錄一.....	81
附錄二.....	85

## 坂口禔子的霧社事件三部曲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sup>1</sup>—

### 序章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坂口禔子(1914-2007)是日據時代在台灣寫作的作家之中，少數的女性作家。她婚前原姓山本，1914 年在日本熊本縣八代出生。父親為當時擔任八代町長的山本慶太郎，母親為山本マキ，禔子是他們的二女。她從小就對文學以及寫作有興趣，在八代高等女學校二年級的時候，以南條小百合的筆名發表〈壞掉的鐘〉(こはれた時計)<sup>2</sup>這部短篇小說，獲得了特選獎。1933 年自八代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母校的八代代陽小學校擔任老師。在此時期認識了在中學校擔任東洋史的板橋源，他成為山本禔子的文學導師，幫她修改作品。兩人之間雖然有一段短暫的戀情，不過禔子因身體較虛弱，所以不敢奢望結婚。後來板橋另有婚事，工作也調到山口師範學校。於是，1938 年禔子因失戀而懷著難過的心情，隻身來到台灣。在台灣，她在台中的北斗小學校擔任老師。但隨後因生病而一度回到日本<sup>3</sup>。之後，因為要跟坂口貴敏<sup>4</sup>結婚而再次來台。1940 年結婚後一直到 1946 年回到日本，坂口禔子在《台灣文學》、《台灣時報》等的媒體上發表了不少作品。從 1940 年 11

<sup>1</sup> 〈霧社〉初次刊載於《蕃地》(新潮社，1954 年)，之後收錄於《霧社》(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タダオ・モーナの死〉初次刊載於《蕃婦ロボ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 年)，之後收錄於《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蕃婦ロボウの話〉初次刊載於《文學界》(文藝春秋，1961 年 2 月)，之後收錄於《蕃婦ロボ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 年)與《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

<sup>2</sup> 本文提到的作品，在附錄表記發表日期和發表場域。

<sup>3</sup>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著，《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 5 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頁 567-569。

<sup>4</sup> 坂口貴敏當時在台中的公學校裡擔任老師，與禔子一樣是熊本縣出身。因為妻子きよ子生病過世，所以後來與禔子結婚。垂水千惠，《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日本統治時代の作家たち》(東京：五柳書院，1995 年 1 月)，頁 129。

月，她的短篇小說〈黑土〉獲得了「台灣廣播局十周年文藝」的特獎<sup>5</sup>。1943年以〈燈〉這部作品獲得了第一屆「台灣文學獎勵獎」<sup>6</sup>。回到日本以後，她也繼續創作小說以及散文。1953年以〈蕃地〉獲得了第三屆「新潮社文學獎」。1960、1962、1964年分別以〈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蕃婦ロポウの話)、〈有貓的風景〉(猫のいる風景)、〈風葬〉被提名為芥川文學獎的候選作品。坂口禰子於2007年過世，享年九十二歲<sup>7</sup>。

她的小說群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以日本為舞台的作品，另一種則是以台灣為舞台的作品。前者有具有私小說風格的〈曼珠沙華〉(1941)、〈孟蘭盆〉(1943)、〈川流不息〉(川は流れ止まず)(1944)等作品，以及描寫戰爭體制下的日本國民的〈微涼〉(1942)、〈燈〉(1943)、〈母親的信〉(母の手紙)(1943)。戰前以日本為舞台的小說者，還有提及優生學思想的〈破壞〉(1940)、〈滿潮〉(1940)，和參考日本神話的〈引田之赤豬仔〉(引田の赤猪子)(1943)等小說。戰後則有表現自己的死生觀的〈風葬〉(1964)。

以台灣為舞台的作品又可以分成三種：一種是描述在台的日本農業移民的小說如〈黑土〉(1940)、〈春秋〉(1941)、〈曙光〉(1943)，另一種是描寫戰爭體制下的台灣人<sup>8</sup>的〈杜秋泉〉(1940)、〈鄭一家〉(1941)等作品，最後一種是有關台灣原住民的作品<sup>9</sup>。包括戰前、戰後的作品，此類的小說總共有八部：〈時計草〉(1942)、〈畢基的故事〉(ビッキの話)(1953)、〈蕃地〉(1954)、〈霧社〉(1954)、〈蕃地之女 盧比的故事〉(蕃地の女 ルビの話)(1956)、〈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蕃婦ロポウの

<sup>5</sup> 垂水千惠，《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日本統治時代の作家たち》(東京：五柳書院，1995年)，頁133。

<sup>6</sup>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著，《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頁559。

<sup>7</sup> 小笠原淳〈坂口禰子の半生〉，《熊本日日新聞》，2013年11月15日到17日。

<sup>8</sup> 本文提到「台灣人」時，指的是原住民以外的漢民族。

<sup>9</sup> 本論文中出現的實際存在的原住民相關之人名和地名，最後附錄有日文和中文對照表以及參考來源。

話)(1961)、〈達道・莫那之死〉(タダオ・モーナの死)(1961)<sup>10</sup>、〈蕃地的夏娃〉(蕃地のイヴ)(1961)(以下只以中文標示作品名)<sup>11</sup>。其中〈時計草〉與〈蕃地〉的內容相似。男主角是以實際存在人物的下山一為原型<sup>12</sup>，描述日本人與原住民混血兒的婚姻問題與身分認同。〈畢基的故事〉描寫一個抗日原住民的孤兒<sup>13</sup>，兒時得了小兒麻痺，因後遺症下半身無法正常發育，之後又失去了父母親以後的苦惱。〈蕃地之女 盧比的故事〉與〈蕃地的夏娃〉是寫原住民女性從少女到成人女性的一段時期。〈霧社〉、〈蕃婦羅波烏的故事〉、〈達道・莫那之死〉這三部作品都是從不同的角度敘述霧社事件的經過。另外，作家為了表現原住民的口語日文，這八部作品當中特意使用她自己創造出來的方言。

坂口禔子創作這些關於原住民的作品，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從 1945 年 4 月到 1946 年 1 月因為禔子丈夫的工作調到「理蕃課」<sup>14</sup>，所以禔子隨著丈夫，一家人搬到能高群中原<sup>15</sup>。在那裡，她與原住民一起居住，也跟他們交流。在中原的生活使她對台灣原住民以及霧社事件慢慢產生興趣。她在〈達道・莫那之死〉的序

<sup>10</sup> 達道・莫那是霧社事件領袖馬赫波蕃社的頭目莫那・魯道之長男。該事件時與父親一同領導其他原住民。許介麟編，《証言 霧社事件》(東京：草風館，1985 年)，頁 32。

<sup>11</sup> 「蕃」原有歧視的意義，但本文為忠實呈現資料的歷史脈絡，在引用文裡面沿用這個字。

<sup>12</sup> 下山一(1914-1994)是日本人警察下山治平(1886-1952)與原住民馬力巴社公主貝克・道雷(1892-1946)的長男。父親為了統治原住民的方便，在政略婚姻的命令下娶了母親，但後來又娶了日本人妻子，之後帶日本人妻子與他們的兒女一起回到日本。下山治平不准下山一娶台灣本島人或原住民，一再要求跟日本女子結婚，但因母親的身分，所以有相當的困難。下山一與他女兒把當時的事情寫成故事，參見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流轉家族》(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 年)。

<sup>13</sup> 抗日原主民指的是參加霧社事件的原住民社群，又稱「兇蕃」。相反地，霧社事件時拒絕抗日的社群稱為「味方蕃」或「友蕃」。霧社事件是 1930 年 10 月 27 日，在霧社公學校的運動會上馬赫波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的原住民賽德克族襲殺日本人的暴動。總共 134 名的日本人遭到殺害。日方馬上大量動員軍警，以飛機、毒氣等近代武器強力鎮壓。事件到 12 月 8 日莫那長子達道拒絕投降自縊才結束。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魚住悅子共譯，《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0 年)，頁 98-119。

<sup>14</sup> 「理蕃課」指的是當時總督府警務局裡的掌管相關原住民之各項事務的機關。石丸雅邦，〈台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頁 1-28。

<sup>15</sup> 中原社指的是霧社事件結束後，協力日方的各社群的原住民一起雜住的地方，是位於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下游，侯硐山北方山麓。參照：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 年)，頁 208、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官方網址〈<http://www.renai.gov.tw/index3.asp?theme=26&acts=2&xid=6>〉(2015 年 5 月 18 日參照)。



言中表示，「在中原，我與當地人因語言的關係，溝通上有些困難。而且即使是受過最好，擔任教育所的泰雅<sup>16</sup>巡查也沒辦法按照順序敘述某件事...他們智能低，對人生以及生活的希望和夢想也很簡單，比小孩的梦想還單純。那麼，引起單純、樸素的他們做出[筆者註：霧社事件]那樣激烈且空虛的抵抗，到底是什麼<sup>17</sup>？」這個疑問就是使她寫出再現霧社事件小說群的一大動機。

日本殖民政府認為，霧社事件是日本統治台灣原住民的歷史上最大的汙點，它也可以說是象徵殖民主義以及理蕃政策的矛盾和傷痕。雖然事件結束後，日本政府做出一份極為詳細的霧社事件的報告書，但模糊不清的部分還是很多<sup>18</sup>。而這給了創作者較多的解釋空間的緣故，因此從事件結束後到現在有許多藝術作品如文學、詩歌、電影等都以霧社事件為題材<sup>19</sup>。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台灣原住民的人口只有全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日本人作家寫作的主题顯然聚焦於台灣原住民，而不是台灣人。其中與霧社事件相關的作品不少於五十部<sup>20</sup>。河原功在〈在

<sup>16</sup> 實際上，企劃霧社事件的原住民是賽德克族。但坂口禔子創作時賽德克族被歸類為泰雅族的一部分。2008年4月賽德克族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第十四族，不同於泰雅族。本文為忠實呈現資料的歷史脈絡，在引用文裡沿用泰雅族一詞。參見臺灣原住民族資訊網

〈[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2016年2月24日參照)

<sup>17</sup> 原文為「彼らと私とでは、彼らがおぼつかなく語る、日本語だけが通じ合う言葉で、しかも彼らにはまとまった何かを順を追って話す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最新の教育を受け、教育所の教育担当であった、タイヤルの巡查さえ、私に、何かを語ってく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のだ・・・彼らは、まったく低い知能しか持たず、彼らの生活への欲望や夢は、ほんのささいなことではかない。子供の幼い夢よりも稚いのだ。その単純素朴な彼らに、それほど虚しい激烈な抵抗をさせたものが何であったか。」坂口禔子，〈序詞 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188-189。

<sup>18</sup> 例如，日本政府為了方便統治原住民而培育的兩位賽德克族警察一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他們是不是早就知道這起暴動的計畫，或日方鎮壓暴動時是否使用過毒瓦斯與細菌等科學武器。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192。

<sup>19</sup> 例如有台灣原住民作家莫那能、瓦歷斯·諾幹的詩歌。分別是〈如果你是山地人〉收錄於莫那能，《美麗的稻穗》(台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以及〈關於1930年·霧社〉收錄於瓦歷斯·諾幹，《想念族人》(台北：知己總經銷，1994年)。電影有2011年在台灣公開的《賽德克·巴萊》(魏德聖導演)等。參照：垂水千惠，〈台灣原住民文學における「霧社」の記憶をめぐる一不可能性からの対話〉收錄於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 帝国との相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23期(2006年)、〈台灣原住民女性の「声」として語ること〉，《社会文学》第27期(2008年)。

<sup>20</sup> Tierney, Robert Thomas, 《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頁11。

日本文學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此一篇文章裡，列出台灣原住民相關的四十九部的小說，包括坂口禊子的作品在內。接著他在四十九部當中，特別介紹及分析以霧社事件為主題的作品群<sup>21</sup>。這些小說包括佐藤春夫的〈霧社〉、中村地平的〈霧の蕃社〉（霧の蕃社）、西川滿的〈蕃歌〉等。在河原功的此研究裡，可知坂口禊子描寫最多的相關原住民的作品，也描寫最多的相關霧社事件的作品。坂口禊子當時被稱為「蕃地作者」<sup>22</sup>。可見她對台灣原住民以及霧社事件有極大的關心。而且因為她曾長期居住過能高群中原的關係，作品中的描寫也很詳細。河原功寫到「她[筆者註：坂口禊子]根據在中原疏散時的所見所聞，對詳細的人際關係，也巧妙地加以描寫。這是其他作家處理霧社蜂起的小說絕對描寫不出來的東西」<sup>23</sup>。本論文選擇〈霧社〉、〈蕃婦羅波烏的故事〉、〈達道・莫那之死〉這三部霧社事件再現小說為分析對象，去探討原住民統治政策的矛盾以及作家對殖民主義的反省。筆者之所以選這些作品為分析對象，有兩個理由。第一是因為透過這些作品可以從比較多元的角度去討論霧社事件。三部作品都描述該事件，但每個作品的焦點不同。第二是因為作家寫作這些小說時，有明確的創作目的。她在上述的〈達道・莫那之死〉的序言最後表示，「說得誇張一點，我透過描寫泰雅，想要向他們道歉」<sup>24</sup>。換句話說，她要反省日本殖民主義以及統治原住民的政策。那麼透過這些小說，她有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反省殖民主義的什麼樣的地方，或者有沒有反省不到的盲點，筆者認為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本論文主要是關注坂口禊子描寫的殖民主義和原住民統治的矛盾，以及台灣原住民跟日本人如何面對那些矛盾。藉著勾勒出霧社事件和理蕃政策二者之間的關係，去探究上述的問題。

---

<sup>21</sup> 關於河原功介紹的霧社事件相關的作品，參見河原功，〈在日本文學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260-280。

<sup>22</sup> 同前註，頁270。

<sup>23</sup> 同前註。

<sup>24</sup> 原文為「私は、大げさに言ってみれば、タイヤルを描くことによって、彼らへの私の謝罪としたいのだ。」坂口禊子，〈序詞 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189。



## 二，文獻回顧

有關坂口禔子的先行研究雖然不多，但從 2000 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論文。在 2000 年以前，垂水千惠在《台灣的日語文學：日本統治時代的作家們》(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日本統治時代の作家たち)當中介紹坂口禔子戰前在台灣參加雜誌《台灣文學》的經過，並根據作家採訪，檢視小說〈時計草〉被刪減之前原來的樣貌和後來出版的版本之間的差別<sup>25</sup>。大原美智在 1997 年寫的碩士論文相當仔細地整理坂口禔子在台灣時的時代環境與文壇的狀況，勾勒出作家與時代的互動<sup>26</sup>。比起這篇論文，同年姚巧梅發表的一篇文章則關注坂口禔子戰後的寫作。她介紹〈鄭一家〉與〈蕃地〉的時代背景以及小說情節，論作家如何再現日本支配台灣的現實，同時也強調研究坂口禔子作品的重要性<sup>27</sup>。中島利郎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 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五卷當中收錄坂口禔子的作品，並附了作品解釋。他在此給坂口禔子很高的評價，他認為她以沒有偏見的眼光來客觀地看待日本人、台灣人以及原住民<sup>28</sup>。

進入 2000 年代，2001 年星名宏修發表關於皇民化時期台灣文學裡的優生學思想研究。他在此一篇論文〈「血液」的政治學：解讀台灣「皇民時期文學」〉(「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對中島給坂口禔子的評價提出疑問，探討〈破壞〉、〈時計草〉所展現的優生學思想<sup>29</sup>。同年王曉芸也同樣論及〈時計草〉裡面的優生學思想，還指出日本人女性主導與混血兒男性的結婚，是坂口禔

---

<sup>25</sup> 垂水千惠，《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日本統治時代の作家たち》(東京：五柳書院，1995 年 1 月)，頁 127。

<sup>26</sup> 大原美智，〈坂口禔子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sup>27</sup> 姚巧梅，〈坂口禔子と台湾〉，《曙光》第 8 期(1997 年 12 月)，頁 96-102。

<sup>28</sup>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著，《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 5 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頁 557。

<sup>29</sup> 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期文学」を読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 7 期(2001 年 3 月)，頁 5-54。

子呼籲當時不在戰場上的女性們主動地參與並配合國策<sup>30</sup>。2002年出版的戴國輝編著《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當中，河原功提到坂口禊子的台灣相關作品。他談及若坂口禊子沒有居住能高群中原的經驗，她戰後不會以原住民為題材來創作文學作品。在那裡，她找到了自己的創作領域<sup>31</sup>。2003年李文茹反駁上述中島的評語，討論〈鄭一家〉裡的身分認同問題以及坂口禊子對台灣女性的描寫，指出作家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共謀關係<sup>32</sup>。2004年她發表了有關坂口禊子的移民小說的研究，指出〈黑土〉、〈春秋〉、〈曙光〉三部農業移民小說不但揭露作家對勞動階級女性的歧視，同時也因作品內容會引起台灣人的同情，所以可以說這些小說配合當時的戰爭體制<sup>33</sup>。王姿雯同一年撰寫的碩士論文也談論坂口禊子對台灣的「視線」<sup>34</sup>。她論及從〈鄭一家〉與〈春秋〉中可以看出作家對台灣的「日本式的東方主義」。指的是薩伊德的東洋主義在日本卻變成對西洋的憧憬與對其他亞洲地區的歧視。

2005年洪正寵的碩士論文，以〈鄭一家〉、〈燈〉、〈時計草〉這三部作品，來探討當時的日本人、台灣人、原住民的樣貌<sup>35</sup>。同年中島利郎編著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詳細地介紹坂口禊子在台時的作品以及發表場域<sup>36</sup>。2006年林雪星與林慧君的研究都討論坂口禊子作品中人物的身分認同問題<sup>37</sup>。前者比較

<sup>30</sup> 王曉芸，〈坂口禊子の「時計草」を中心に一異民族統治への協力〉，《天理台灣学会年報》第10期(2001年3月)，121-130。

<sup>31</sup> 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2

<sup>32</sup> 李文茹，〈日本女性作家筆下皇民化時期的台灣家庭—從坂口禊子の〈鄭一家〉談起〉，《台灣文學評論》第7期(2003年1月)，頁112-131。

<sup>33</sup> 李文茹，〈坂口禊子の移民小説と戦争協力〉，《天理台灣学会年報》第13期間(2004年7月)，頁29-41。

<sup>34</sup> 王姿雯，〈坂口禊子研究：「春秋」と「鄭一家」におけるまなざしのありかた〉(台北：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sup>35</sup> 洪正寵，〈坂口禊子と台湾文壇—その背景を中心に—〉(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2005年)。

<sup>36</sup> 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頁35。

<sup>37</sup> 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禊子の《鄭一家》及真杉靜枝的《南方紀行》《囑咐》中的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第22期(2006年3月)，頁43-64。林慧君，〈坂口禊子小説中的身分認同—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頁123-145。

坂口禔子與真杉靜枝兩位作家，認為坂口禔子雖可說是尊敬台灣人的文化，但她的出發點仍然是日本人的立場。後者則以「皇民鍊成」、「通婚」、「混血」這三個角度來分析〈鄭一家〉、〈時計草〉中的身分認同問題。她論及當坂口禔子面對台灣籍人物要成為「日本人」時，只能依靠「日本寬大的八絃一字精神」來解決。同年李文茹的研究指出〈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成功地從女性角度來敘述霧社事件<sup>38</sup>。同樣在2006年，黃素珍的碩士論文從小說的風景配置和人物的功能等作品內部的角度，來談論坂口禔子作品是否再現、再生產統治者的意識形態<sup>39</sup>。北見吉弘在2007年發表的論文探討坂口禔子如何描繪在台日本農業移民，以及作家眼中的移民問題<sup>40</sup>。春山明哲在2008年著作《近代日本與台灣》(近代日本と台湾)裡提到坂口禔子和霧社的關係，甚至說霧社事件透過坂口禔子，而在日本文學當中得到了表現的場域<sup>41</sup>。林慧君同一年的研究與她前一篇類似，以「皇民鍊成」、「通婚」、「內台融合」為切入點，勾勒出坂口禔子如何描述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女性之苦悶與不安<sup>42</sup>。曾馨霈在她的碩士論文當中提及坂口禔子〈鄭一家〉中的「民俗書寫」，探討當時民俗論述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係<sup>43</sup>。2009年奧出健論及〈時計草〉當時被刪減的原因，指出當初的結局是混血兒男性主導與日本人女性的婚姻，這一點當時日本人可能無法接受<sup>44</sup>。隔年彭妍蓁發表〈坂口禔子『蕃地』論〉<sup>45</sup>。她首先提及小說〈蕃地〉與〈時計草〉人物的原型下山一的故事，並與〈蕃地〉

<sup>38</sup> 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学》第23期(2006年)，頁99-111。

<sup>39</sup> 黃素珍，〈坂口禔子の小説研究－日本統治期台湾滞在期間における小説を中心に－〉(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sup>40</sup> 北見吉弘，〈坂口れい子が描いた農業移民像に関して〉，《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10期(2007年10月)，頁193-210。

<sup>41</sup>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東京：藤原書店，2008年)，頁109。

<sup>42</sup> 林慧君，〈殖民帝國女性之眼－論坂口禔子小説中的台灣女性形象〉，《中外文學》第16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55-182。

<sup>43</sup> 曾馨霈，〈民俗記述與文學實踐 1940年代台灣文學喪禮書寫〉(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7年)。

<sup>44</sup> 奧出健，〈戦時下台湾の「愛」－坂口禔子の「時計草」を中心に〉，《湘南短期大学紀要》第20期(2009年)，頁135-141。

<sup>45</sup> 彭妍蓁，〈坂口禔子「蕃地」論〉，《千里山文学論集》第83期((2010年3月)，頁338-358。

做對照。接著分析該作品的主題，就是坂口禔子的人道主義思想。同一年李純芬寫的碩士論文則關注日本統治時期作家的婚喪書寫，論文裡探討坂口禔子〈鄭一家〉的喪儀描寫<sup>46</sup>。

2011年蔡念純在她的碩士論文當中比較呂赫若與坂口禔子對皇民化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女性主義思想<sup>47</sup>。她分析〈鄭一家〉、〈時計草〉、〈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並談及坂口禔子替被壓迫的女性發聲。2012年彭妍蓁的兩篇論文都研究坂口禔子戰後的作品，分別是〈風葬〉與〈蠅螂之歌〉(蠅螂の歌)。這兩篇都透過文本分析，討論小說的主題<sup>48</sup>。〈風葬〉的主題是作家自己的死生觀，〈蠅螂之歌〉的主題則是女性的母愛。彭妍蓁隔年發表〈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之研究，指出坂口禔子雖然對原住民女性具有「野蠻」「原始」的印象，但她還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描寫霧社事件當中女性的命運<sup>49</sup>。2014年楠井清文的論文概觀坂口禔子筆下整個「蕃地小說」的世界<sup>50</sup>。他整理出創作「蕃地小說」的同時期坂口禔子在《熊本日日新聞》和《西日本新聞》上刊載的散文，做為探討小說主題的參考。這篇論文以「霧社事件的圖像化」、「異民族結婚與蕃地」、「蕃婦的故事」這三點為切入點，談論對坂口禔子而言「蕃地小說」所占的位置。2015年在《社會文學》上刊載李文茹對於坂口禔子描述的原住民女性的文章。她首先分析坂口禔子作品當中的原住民女性形象的變化，之後談論作家對「蕃地」的懷舊感和她的原住民表象的關係。坂口禔子對台灣以及台灣原住民持有的一種懷舊感，是因為她對自己身為殖民者階級身分的意識很稀薄。但正因為坂口禔子對殖民地抱持懷舊感，或有時候把殖

<sup>46</sup> 李純芬，〈帝國視線下的在地民俗實踐：殖民地台灣文學中的婚喪書寫(1907-1945)〉(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sup>47</sup> 蔡念純，〈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文学—呂赫若と坂口れい子の比較研究—〉(台南：長榮大學應用日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sup>48</sup> 彭妍蓁，〈坂口禔子「風葬」論〉，《阪神近代文學研究》第十三期(2012年9月)，頁108-119、〈坂口禔子「蠅螂の歌」論〉，《国文学》第96期(2012年3月)，頁309-323。

<sup>49</sup> 彭妍蓁，〈坂口禔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論〉，增田周子編，《戦争の記録と表象—日本・アジア・ヨーロッパ》(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3年)，頁155-163。

<sup>50</sup> 楠井清文，〈坂口禔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論究日本文学》第100期(2014年5月)，頁155-174。



民地的經驗浪漫化，她的「蕃地作品」的世界才得以成立，也能夠呈現人類學或歷史學紀錄不到的原住民女性的情感以及身體記憶<sup>51</sup>。

有關坂口禊子的思想方面的研究，已可以看見豐富的成果。大部分的先行研究聚焦於坂口禊子本人的思想以及對被殖民者的視線。星名宏修、李文茹、林慧君、王曉芸等研究者透過文本分析，來討論坂口的優生學思想或對國策的配合，以及對殖民政策的批判等思想層面。做為日本的女性知識分子，坂口雖然沒有脫離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但也沒有完全認同。她的人道主義思想使得中島利郎寫下對她的高評價，但星名宏修等其他研究者指出的優生學思想或對被殖民者的歧視，同時也出現在她的作品裡。關於她的霧社事件再現小說的研究，有上述的李文茹、彭妍蓁和楠井清文的三位研究者。其中前兩者都研究〈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她們重視坂口描寫霧社事件與女性的關係。兩者都論及坂口對原住民女性的偏見，但還是認同作家透過這部小說替原住民女性發聲，因此擁有研究價值。楠井在論文當中表示，坂口在〈達道·莫那之死〉和〈霧社〉當中，透過仔細地描述人物的內心世界，成功寫出該事件發生的內在的必然性。

對於坂口禊子的評價之所以有兩邊看似相反的評價，筆者認為是因為當時「開化原住民」的意識形態有關。殖民者試圖開化或文明化原住民時，一邊認為自己與他們之間有不可能跳越的差異存在，又同時相信原住民也可以達到和自己一樣的文化水準<sup>52</sup>。坂口禊子的思想有跟這個意識形態重疊之處。所以中島利郎或彭妍蓁等研究者關注坂口禊子的人道主義，認為她對被殖民者的描寫很客觀，沒有偏見，但其他研究者如星名宏修或林慧君、李文茹等人指出她的優生學思想或對被殖民者的歧視。若本研究要分析作品當中的作家的思想，很可能只會再複製前行研究的說法。因此本論文將要探討作家如何呈現生活在根本有著矛盾的制度下

---

<sup>51</sup> 李文茹，〈坂口禊子の台湾「蕃地作品」における女性像と植民地的ノスタルジアの政治性〉，《社会文学》第41號(2015年3月)，頁88-100。

<sup>52</sup> アーニャ・ルーンバ著，吉原ゆかり譯，《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入門》(東京：松柏社，2003年)，頁121。



的原住民以及日本人如何面對殖民主義和理蕃政策內在的矛盾，坂口禔子透過描述其中的關係，勾勒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她不僅對於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做了系統性地整理，也仔細地描述賽德克族原來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寫出理蕃政策對他們帶來的改變以及其影響。換句話說，坂口禔子描寫理蕃政策對賽德克族人的心理產生了什麼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如何構成霧社事件的原因。

本研究立足於前行研究，進一步討論文本如何再現理蕃政策的影響與霧社事件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生活和習俗的變化如何導致了賽德克族對日本人的激烈暴力，藉此釐清坂口禔子筆下所呈現的原住民統治和霧社事件二者之間的關係。同樣地，本論文也將探討坂口禔子透過文本如何批判殖民主義，以及她未批判的部分。

###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參考兩位學者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阮斐娜的《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的第二章。在該書的第二章，作者談到日本人所寫的有關台灣原住民以及霧社事件的文本。她分析大鹿卓〈野蠻人〉、中村地平的〈霧的蕃社〉以及佐藤春夫的〈霧社〉和〈魔鳥〉。透過分析小說裡的原住民形象，她指出，前兩部作品都在批判殖民主義的「蕃人的文明化」此意圖。至於原住民對日本人的暴力行為為什麼發生，都是用「文明人與野蠻人的衝突」此一構圖來解釋<sup>53</sup>。關於佐藤春夫的〈霧社〉，阮斐娜解釋作品中的原住民缺乏具體性，是因為佐藤為了批判日本政府對不服從的人所行使的暴力，把原住民用來當作隱喻或記號。最後結論她寫道，這些作家在作品裡用台灣原住民來得到自己

<sup>53</sup> 筆者參考中文版與日文版：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頁39。フェイ・阮・クリーマン著，林ゆう子譯，《大日本帝国のクレオール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頁27。

批評政府或揭露政府暴力的目的。大鹿卓和佐藤春夫並沒有從多元的原住民的立場選擇某個視點來創作故事，因此小說中看不到原住民發聲。本研究參考阮斐娜在此使用的方法，分析坂口描述的台灣原住民形象，探討作家藉著那些形象要表達的是什麼，以及她對殖民主義的反省的限制。

另一篇是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著《記憶的台灣 與帝國的相剋》(記憶する台湾 帝国との相克)當中的荊子馨著〈作為思考不可能性的霧社事件〉(思考不可能性としての霧社事件)。他在此篇論提及，其實以當時日本帝國理解世界的框架，沒辦法預測霧社事件的發生，也無法理解它為什麼發生<sup>54</sup>。當時日本看自己與台灣的關係時，使用「文明/野蠻」此一二元對立的框架。他們把原住民視為野蠻或原始的，無法想像為什麼原住民能夠在日本警察都沒有察覺下計畫此次暴動。依他們的理解，原住民不但智商低於日本人，而且一定會有人為了得到褒獎而向警察告狀。霧社是山地中最開化的地區，是理蕃政策最成功的地方。那裡的原住民已經文明化，是模範的原住民。這個事實代表他們應該最忠誠於日本人，因為日本才是帶給他們文明的恩人。日本當局當然不認為他們會反叛。因此，當時日本既無法預測也無法理解霧社事件。所以，對近代日本而言，霧社事件不僅是很大的打擊，可能也是個創傷。有關該事件的各式各樣的論述，也可以說是治癒這創傷的行為。筆者參考荊子馨的主張，在本論文當中將討論坂口禊子如何書寫霧社事件的「思考不可能性」。換句話說，當時日本人忽視殖民主義內在的矛盾，也忽視原住民真正的現實，只接受符合當時意識型態的原住民形象。本研究關注作品裡的原住民形象的同時，也關注坂口禊子如何描述當時的日本人。

本研究要討論的是坂口禊子作品以下三點主題：第一點是主要人物的身分認同問題，第二點是原住民統治所引起的問題以及其描寫，第三點是霧社事件與女性。首先要分析〈霧社〉與〈達道・莫那之死〉的文本，探討達道・莫那與花岡

<sup>54</sup> 荊子馨，〈思考不可能性としての霧社事件〉收錄於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惠編，《記憶する台湾 帝国との相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頁105。

兄弟的形象以及身分認同問題。〈霧社〉的主軸，是實際存在的日本警察佐塚愛祐和日方為了理蕃的方便培育的賽德克族警察花岡兄弟之間的互動，小說仔細地描寫霧社事件發生的過程以及結束之後的故事，包括第二次霧社事件<sup>55</sup>。花岡兄弟指的是花岡一郎與二郎，他們並不是親兄弟，但為了原住民統治的方便，日本警察讓他們成為兄弟。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是他們的日本名字，賽德克族本名分別是達奇斯·諾敏與達奇斯·那威。他們二人以日本警察佐塚愛祐主任為父親，所以三人之間有父子情誼。但透過二郎的婚事以及一郎的職場變動等事件，花岡兄弟對最信賴的佐塚產生懷疑。〈霧社〉著眼於花岡兄弟的身分認同問題與他們對佐塚的情感，以及身分認同的問題和與佐塚的交流如何互相影響。〈達道·莫那之死〉是從日本警察找到達道的屍體的畫面開始，交互穿插日本警察樺澤巡查部長對達道的回想與達道的少年時代，以及到霧社事件後的自縊身亡。坂口禊子把達道描寫為文武雙全的年輕英雄。他以賽德克族的身分為榮，因此而對日本帝國的霸道感到憤怒，但卻也同時仰慕日本的文明。坂口禊子巧妙地描繪他心中矛盾的情感。樺澤理解達道，也像親生兒子一般疼愛達道，但對少年達道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卻無法給他明確的答案。

第二點要討論的是，除了身分認同問題以外，還有原住民統治對賽德克族的生活的影響。首先概觀〈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原住民統治的描寫。日本統治原住民的政策包括農業耕作方式和各項建設，這些政策雖然帶給賽德克族文明的生活，可是常常忽略他們原來的生活習慣。坂口禊子不僅描述建設工程帶來的日本統治者和賽德克族的摩擦，也解釋霧社地方的日本統治之歷史脈絡。其次將要討論的，是〈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策畫蜂起的原住民的形象。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報告《霧社事件誌》第二節〈事件的原因〉第九款談到〈不

---

<sup>55</sup> 1931年4月25日，第一次霧社事件時協助日方討伐的道澤群對抗日原住民的餘生者進行攻擊的事件。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173。

良蕃丁的策劃)<sup>56</sup>。不良蕃丁指的是荷戈社的皮和·沙茲波與皮和·瓦歷斯兩人。他們都是家人遭到日本警察殺害，因此對日本人的怨恨很深，經常對官方抱持反抗的態度。當霧社小學宿舍建材搬運問題浮現時，他們趁著這個機會利用其他賽德克族族人的不滿，企劃抗日暴動。在〈霧社〉當中，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這三個人物被描寫為反抗態度非常明顯的原住民。對日本警察來說，這三個人物各有不同的問題。皮和·沙茲波因為和妻子不和，同時她與同社的男子通姦，沙茲波為了挽回妻子的愛情和族群中的聲譽而常常去出草。皮和·腦伊小時候全家人被日本警察殺害，痛恨日本，時常煽動其他原住民。皮和·瓦歷斯常與其他女子通姦，有一次被拘留在霧社分室時，妻子苦於他的淫亂而自殺。〈霧社〉描寫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如何和日本警察產生怨恨，到成為霧社事件的契機。〈達道·莫那之死〉中，坂口禊子描述小時候全家人被日本警察殺害的皮和·沙茲波。皮和·沙茲波因為對感情不和的妻子太執著，而常計劃去出草，他的行為連被同族人都排斥，最後成功地使達道·莫那企劃霧社事件(?與前句的邏輯連貫不明，導致意思不明)。不但被迫加入許多工程的勞役，因為日本的政策禁止，年輕人無法繼承賽德克族的傳統如紋面、出草等的習慣，心裡產生焦慮。這也成為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等人煽動其他原住民抗日的口實。坂口禊子透過日本統治對他們的影響，描寫日本人的原住民統治為何得不到最初「開化原住民」的目的，反而招來怨恨與敵意。

第三點是女性與霧社事件。雖然女性在霧社事件並沒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坂口禊子試圖描述女性與霧社事件的關係。首先探討〈霧社〉裡的花岡二郎與兩位賽德克族女性的關係。實際上花岡二郎只娶了荷戈社的頭目達道·諾康的女

---

<sup>56</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514。《霧社》、〈達道·莫那之死〉和《霧社事件誌》有三個差異。據《霧社事件誌》，皮和·沙茲波的堂哥皮和·腦伊因被霧社分室拘留導致死亡，皮和·瓦歷斯則因父親殺害本島人，導致一家人遭到殺害。但《霧社》裡面皮和·腦伊並沒有死，反而是主要登場人物。小說裡面一家人被殺害的是皮和·腦伊，而不是皮和·瓦歷斯。在〈達道·莫那之死〉裡面皮和·沙茲波的一家人因砍掉荷戈社巡查的頭，而全家被捕，被判死刑。



兒奧賓·達道。但坂口禊子在〈霧社〉中描述二郎和兩位女性的關係，凸顯女性在政治當中弱勢的立場，同時也展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並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複雜關係。同樣在〈霧社〉裡的近藤儀三郎和莫那·魯道之妹狄娃絲·魯道的關係，也呈現作者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看法。近藤儀三郎身為日本警察，為了馬赫波社的統治方便和狄娃絲結婚，但之後失蹤，再也不回來。莫那·魯道懷疑自己的妹妹是不是被拋棄，更加痛恨日本。坂口禊子在〈霧社〉中透過描寫近藤儀三郎和狄娃絲·魯道的婚姻，來展現自己對日本警察和原住民女性婚姻的不同解釋。〈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是描寫一個丈夫在霧社事件身亡的寡婦。〈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敘事者是個日本人女性，聽原住民女性敘述自己的朋友羅波烏的故事。羅波烏在丈夫參與該事件之前，向賽德克族的神明發誓，說她以後放棄人生的喜怒哀樂，只為了他們的兒子而活。意思是丈夫去世後，她不會擁有任何的感情。但事件結束後，變成寡婦的她破壞自己的誓言，愛上了日本警察片山，並發生關係。但是因為身分不同，對片山的愛情也不會有結果。最後隨著倖存者一同遷到川中島<sup>57</sup>的路上，羅波烏與片山一起掉下懸崖。本文透過分析〈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羅波烏的立場，來試圖勾勒出作者的主張以及對被殖民的女性的看法。

本論文將就以上三個問題，分析坂口禊子從 1954 年到 1961 年之間創作的有關霧社事件的三部作品〈霧社〉、〈蕃婦羅波烏的故事〉、〈達道·莫那之死〉。創作作品的時間雖然是戰後，但故事時代背景是日本的台灣統治時期。本論文將參考霧社事件有關的專書掌握時代背景，藉此討論坂口禊子筆下的原住民和日本人如何看待原住民統治。透過這三部小說的討論，探討作品如何呈現霧社事件和原住民統治的關係，以及坂口禊子的殖民主義批判的樣貌。

---

<sup>57</sup> 川中島位於北港溪和眉原溪合流的台地，是霧社事件結束後，抗日原住民的倖存者一起混居的地方。《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年)，頁 188。



#### 第四節、章節概要

本論文的第一部為緒論，首先介紹坂口禊子的生平與文學活動。接著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解釋為何選擇這三部作品。接下來整理前行研究對坂口禊子作品的論述，指出本研究與前行研究的不同之處，並提出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最後依序說明章節大要。

第二章要談殖民主義以及理蕃政策所引起的身分認同的矛盾。第一節到第三節分別討論在〈霧社〉與〈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兄弟和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坂口禊子在〈霧社〉當中關注花岡二郎的身分認同問題，在〈達道·莫那之死〉中以達道·莫那為男主角，以花岡一郎為配角，分別描述他們的身分認同的苦惱。首先第一節討論〈霧社〉與〈達道·莫那之死〉共同描寫的花岡一郎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分析這兩部小說如何呈現身為賽德克族的日本警察的他，在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這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的樣貌。第二節談〈霧社〉當中的花岡二郎的問題。他和一郎一樣站在日本人和泰雅族的界線上，但坂口禊子描寫出一郎不同的身分認同問題。此一節分析花岡二郎的身分認同如何又為什麼和一郎不一樣，和二郎苦惱的過程。第三節討論〈達道·莫那之死〉中的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這部小說主要描寫他的生平及內心世界，同時勾勒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第三節探討小說呈現的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是什麼，又和霧社事件的發生有什麼樣的關聯。

第三章要談原住民統治的政策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第一節要談坂口禊子如何描述各項施工對原住民的影響。新的農業方式以及許多的建設工程，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原來的生活節奏被迫改變，賽德克族被迫接受日本強加於他們的新的生活方式。但勞役的痛苦和差別待遇引起了日本警察和賽德克族的衝突。接著第二節和第三節要討論〈霧社〉與〈達道·莫那之死〉當中的皮和·沙茲波、

皮和·腦伊和皮和·瓦歷斯引發霧社事件的過程。在兩篇作品中，皮和·沙茲波和皮和·腦伊都因為家人出草的關係，全家人被日本殺害，而經常對日本警察抱著反抗的態度。第二節要分析〈霧社〉中的皮和·沙茲他的堂哥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從和日本警察的摩擦到霧社事件的發生之間的經過，第三節要談〈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的形象以及點燃霧社事件的導火線的過程。

接下來第四章要談女性與霧社事件。首先第一節要探討〈霧社〉裡的花岡二郎的婚姻問題。此一節探討坂口禊子如何藉著描述花岡二郎的婚姻，表現女性的立場以及支配者、被支配者之間的複雜的關係。第二節討論〈霧社〉裡日本警察和賽德克族女性的婚姻。坂口禊子特別關注近藤儀三郎和莫那·魯道之妹狄娃絲·魯道的婚姻，透過描寫他們的婚姻，對近藤儀三郎的失蹤事件提供與一般說法不同的解釋，同時也重新思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最後第三節要談〈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女主角羅波烏在賽德克族的父權社會與帝國體制雙重的壓力下，她的死亡該如何解釋以及作者透過〈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要主張的是什麼。

第五章為結論，綜合上述論述的成果。藉由上述的分析，整體地討論坂口禊子如何呈現理蕃政策矛盾下的原住民和日本人，以及她對殖民主義的批判與其盲點。

## 第二章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身分認同問題<sup>58</sup>

### 前言

此一章將分析〈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sup>59</sup>當中的花岡兄弟以及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首先探討相關的先行研究。楠井清文在 2014 年發表的論文，論述〈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的人物心理描寫。他指出坂口禊子仔細地描述從資料無法知道的霧社事件相關人物的內心的糾葛，來勾勒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sup>60</sup>。其他兩篇論文雖然沒有以〈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為分析對象，但主要討論坂口禊子筆下的台灣人台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問題。一篇是 2006 年林慧君發表的論文，是探討〈鄭一家〉和〈時計草〉裡的身分認同問題。林慧君論及這兩部作品當中的人物要成為「日本人」時，只能依靠「日本寬大的八絃一字精神」來解決，既抽象又難以落實<sup>61</sup>。另一篇論文是彭妍蓁在 2010 年發表的關於坂口禊子〈蕃地〉的研究。這篇論文談論，作者透過描述男主角的身分認同問題和婚姻問題，來表現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sup>62</sup>。

本章關於楠井論文提及的〈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主要人物的內心糾葛，以身分認同問題為切入點，進一步進行討論。林慧君論文以坂口禊子戰前創作的作品為分析對象，指出作者還是站在支配者的立場，對同化政策表示樂觀

<sup>58</sup> 〈霧社〉初次刊載於《蕃地》(新潮社，1954 年)，之後收錄於《霧社》(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タダオ・モーナの死〉初次刊載於《蕃婦ロボ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 年)，之後收錄於《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

<sup>59</sup> 本論文中出現的實際存在的原住民相關之人名和地名，最後附錄有日文和中文對照表以及參考來源。

<sup>60</sup> 楠井清文，〈坂口禊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論究日本文学》第 100 期(2014 年 5 月)，頁 159。

<sup>61</sup> 林慧君，〈坂口禊子小説中的身分認同—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 8 期(2006 年 6 月)，頁 123。

<sup>62</sup> 彭妍蓁，〈坂口禊子「蕃地」論〉，《千里山文学論集》第 83 期((2010 年 3 月)，頁 338-358。

的看法。彭妍蓁論文透過分析小說中男主角的身分認同問題，探討作者藉著這個問題表達什麼樣的思想。本章將要深入分析〈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裡的花岡兄弟以及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勾勒出與作者戰前的小說比起，〈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展現對日本統治下的身分認同問題什麼樣的想法。同時也討論坂口禔子透過描寫這些問題，要表達的是什麼。

### 第一節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一郎之身分認同問題

接下來在第一節和第二節，主要論述〈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兄弟的身分認同問題。先介紹實際存在的花岡兄弟的生平和與霧社事件的關係，再來進入文本分析。根據資料顯示，花岡一郎與二郎是日本栽培的賽德克族菁英<sup>63</sup>，雖不是親兄弟，但為了原住民統治的方便，日本讓他們成為兄弟。兩人都是出身於荷戈社，原名為達基斯·諾濱和達基斯·腦伊。一郎從霧社公學校畢業後被編入到埔里尋常小學校，之後沒有上高等學校，直接被送到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被任命為乙種巡查，擔任教育<sup>64</sup>。二郎從埔里尋常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就擔任霧社分室警手，警手就是當時警察政治機關最底邊的職務<sup>65</sup>。因此二郎努力學「中學講義錄」，以便將來能夠當乙種巡查。兩人學校畢業後日本馬上安排好他們的婚姻，一郎娶了荷戈社頭目達道·諾康姪女奧賓·腦伊，二郎娶了達道·諾康女兒奧賓·達道。這兩個女性因為是頭目的家屬，所以能夠就讀為日本人子弟建立的霧社尋常小學校和埔里尋常小學校高等科。她們都有日文名字，奧賓·腦伊為川

<sup>63</sup> 賽德克族是 2008 年 4 月正式成為台灣第十四族的原住民，但因為坂口禔子創作作品時被歸類為泰雅族，小說中作家使用泰雅族一詞。本文為忠實呈現資料的歷史脈絡，在引用文當中沿用泰雅族，論述的文章裡都用賽德克族。參見台灣原住民族資訊網

〈[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2016 年 2 月 24 日參照)

<sup>64</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 年)，頁 84。

<sup>65</sup> 同前註，頁 86。

野花子，奧賓・達道為高山初子。1929年，掌管原住民相關項目的能高群警察讓她們從埔里尋常小學校高等科退學，舉辦花岡兄弟和她們的婚禮。結婚後一郎夫妻被派到馬赫坡社教育所擔任原住民兒女的教育，之後被調到坡阿隆社教育所。二郎夫妻住在霧社分室宿舍<sup>66</sup>。

霧社事件和他們的關係，是一個具爭論性的問題。霧社事件發生後，花岡兄弟和家人自殺，並且一郎和二郎是穿著和服切腹自盡。一郎的妻子花子與小孩幸雄也一同自殺，但二郎妻子初子因為懷有身孕，二郎要她逃跑<sup>67</sup>。後來日本當局發現他們的遺書，寫在二郎宿舍牆壁上或當天霧社公學校運動會節目單背面等地方<sup>68</sup>。花岡兄弟的自殺和遺書，使得他們對霧社事件的立場模糊不清。他們提早得知這次暴亂的計畫嗎？或是他們自己是主謀？還是根本都沒有察覺到？若事前就知道，為什麼沒有向日本警察告知？

他們涉入霧社事件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他們模仿日本武士的切腹方式自殺，到底展現了他們對日本的效忠，還是對日本的挑戰？他們留下的謎團和他們特殊的立場，給予創作者較多的解釋空間。例如，阮斐娜分析中村地平描寫霧社事件的作品〈霧之蕃社〉，指出中村把花岡兄弟的切腹自殺看做日本對他們的教育成功，是一種報

---

<sup>66</sup> 同前註，頁 89。

<sup>67</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 150。

<sup>68</sup> 二郎宿舍牆壁上寫道「花岡兩/我等は此の世を去らねばならぬ/蕃人のこうふんは/出役が多いため/こんな事件になりました/我等も蕃人達に捕らはれ/どうすることも出来ません昭和五年拾月貳拾七日午前九時/蕃人は各方面に守って居りますから/郡守以下職員全部公学校方面に死せり」(中文為：花岡兩/我們非離開這個世界不可/蕃人的激情/由於外出的勞役多/造成這種事件/我們也被蕃人逮住/什麼也不能做/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蕃人在各方面把守/因此郡守以下的職員全部都死在公學校方面了)。還有在宿舍入口寫下：「花岡二郎自宅」「我等は去る」(中文為：我們走了)這兩句話。當天運動會節目單被發現落在他們自殺現場附近，寫道「花岡/責任上考へれば考へる程こんな事をせねばならない/全部此処に居るのは家族です」(中文為：花岡/責任上，越想越覺得非這麼做不可。在這裡，全部是家屬)參照：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 114、150、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 625。



恩。她表示透過中村作品顯示出作家對原住民同化的樂觀的看法<sup>69</sup>。

坂口禊子則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裡注重花岡兄弟的身分認同問題。日本警察賦予他們的特別待遇和自己的賽德克族身分，他們面對這雙重的身分時，產生什麼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這都是和在霧社事件發生時他們的行動息息相關。雖然他們的立場很類似，但作家著眼於他們經歷的不同，寫出不同的身分認同問題。以下分析的是〈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描述的花岡兄弟的身分認同問題，這兩部作品雖然是根據史實的小說，但討論內容和史實有區別。

坂口禊子透過〈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描述花岡一郎在日本人社會的孤獨感。在〈達道・莫那之死〉當中，坂口禊子透過和男主角達道・莫那的交流或對照，描寫出花岡一郎的身分認同問題。花岡一郎沒有上高等科或高等學校，小學校一畢業就上台中的師範學校。師範學校是當時為在台日人子弟而設立的學校，那裡的日本人學生都上過高等學校，而且上課用的也是日文，所以學業程度比他高，年紀也比他大。花岡一郎必須要跟他們一起生活、上課，不但壓力大，也會遭到歧視與好奇的眼光。他從小就要在日本人社會生活，感到日本人對原住民的不了解和不平等待遇。弗蘭茲·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第三章當中，根據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討論法國作家勒內·馬朗的小說《一個與其他人相同的人》<sup>70</sup>。法農在此一章分析黑人男性對白人女性的欲望。這部小說的男主角是一個黑人，名字叫做讓·韋納澤。他雖然是個黑人，但從小就在宗主國的法國生活，長大。因為他在法國受教育的，所以他的想法和其他的法國人相同，不過常常感到法國人不了解自己。花岡一郎也是在類似的狀況。他無論是在學校或職場，周圍都是日本人，被逼迫站在和支配階級的日本人同樣的立場，但日本人卻

<sup>69</sup> 筆者參考中文版與日文原文：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頁60。フェイ・阮・クリーマン著，林ゆう子譯，《大日本帝国のクレオール—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頁51。

<sup>70</sup> 弗蘭茲·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年)，頁129。

不了解自己，只認為他是個與他們不同的他者。作者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裡面，強調一郎在日本人社會生活的孤獨感。例如在〈達道・莫那之死〉裡面，花岡一郎偶爾講自己在台中的經驗給達道聽。

「我在宿舍也是完全孤獨。吃飯時是特別難受。我那時候已經習慣了拿筷子吃飯，但切成小塊的料理一口一口吃，對我來講真是苦修苦行。我把菜跟飯放在一起，用筷子一口氣吃掉，那旁邊的內地人同學都會笑我。回家用手指掏起小米飯吃時，我才放心。若我吃魚時，將整條魚一口咬下，同學會笑我，吃魚也要用筷子一點一點地拿起來吃。小小圓圓的豆子，也要一顆一顆吃。我都覺得簡直渾身不自在<sup>71</sup>。」

他告訴達道，他一個人走在沒有人知道他的身分的人群中，是當時最幸福的事。接著一郎用日文說，「都在山上成長的你，不會理解的」、「你比較幸福」<sup>72</sup>。諷刺的是，他用使他成為菁英的日文，表示在山中的生活比較幸福。可見坂口禊子強調日本賦予一郎的特別待遇，並沒有帶給他幸福。一郎會講一口流利的日文，他身為賽德克族的菁英，一直站在泰雅族和日本人的界線上，因此很了解日本人不了解他們賽德克族。〈霧社〉也有一段描寫一郎在師範學校的孤獨。小說描寫達

---

<sup>71</sup> 原文為「オレは、寄宿舎でも、ひとりぼっちだつたでや。飯の時は辛かつた。ハシを持つことは、とうに慣れとつただが、小さく切りきざんだ料理を、一つずつ口にはこぶのが、オレは難行苦行だつたでや。ドンブリ飯に、おかずをぶつかけて、ハシでかつこむと、同席しとる内地人が、笑い出すで。家にもどつて、粟飯を指ですくつて食つた時、オレは、ようやつと、安心でけた。魚を、骨ごとかじると笑う。一つまみずつ、むしつて食わにやならん。コロコロした豆を、やつぱ、一粒ずつ食うのだで。オレは、体のちぢまる思いがしてのオ」内地人指的是日本人。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收錄於《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66。

<sup>72</sup> 原文為「山の中ではばかり育つた、君にはわからないことだよ」「君の方が、幸せものだよ」。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收錄於《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67。

道·莫那毆打日本人警察吉村巡查的事件<sup>73</sup>，身為警察的花岡一郎為了調停趕到現場。被毆打的吉村巡查，對達道和他父親莫那表示蔑視和憤怒的態度。一郎看著吉村的顯然過於傲慢的態度，想起在台中日本人同學對他的各式各樣的態度。無論是嘲笑或同情，他們的態度代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間的距離，沒有一個人把他看做跟他們一樣的人。

坂口禊子不僅描述一郎因為日本人不了解自己而感到孤獨，也強調日本對他的差別待遇使他感到的無力感。〈達道·莫那之死〉則描述一郎是很優秀的摔角選手，在台中的學校裡沒有人贏過他。但因為賽德克族的身分，校際比賽時總是被排擠。有一次在個人比賽，他拿到冠軍，但其他學校對他的原住民身分不滿，所以他的冠軍也被取消。在學校的孤獨和這種差別待遇，讓他覺得走在沒有人知道他的身分的人群中，是最幸福的事。在〈霧社〉裡，他原來希望師範學校畢業後，能當老師，但日本人給他的工作卻是戶口調查與整理。一郎畢業前的實習，還教過台灣人的學生，畢業後卻在只有小學畢業的日本人巡查之下工作。期待和現實的落差以及矛盾使他失去自信，他開始感到無力感<sup>74</sup>。法農分析小說《與其他相同的人》的男主角韋納澤，指出他無法相信別人的愛，是因為他長大的環境使他相信自己是沒有價值的人<sup>75</sup>。同樣的，一郎長期生活在日本人的社會，因為他的努力常常得不到適當的回報，就把自己無價值化。

一郎對自己的就業、婚姻，沒有權利與自由決定。不但如此，他也沒辦法選擇自己的身分。身分認同的問題包括自己對自己的認同，也包含其他人對自己的

---

<sup>73</sup>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霧社事件誌〉第二節〈事件的原因〉第四款〈吉村巡查毆打事件〉，1930年10月7日，馬赫波社莫那·魯道家前院有辦婚禮。爛醉的達道·莫那把剛好經過的吉村巡查拉進來，請他喝酒。但達道的手黏附著動物的血液和肉片，於是吉村用拐杖揮開。達道認為這是拂逆別人的好意，向吉村打過來。後來父親莫那和弟弟巴茲紹也加入，一起毆打吉村。莫那擔心官憲嚴厲的處罰，暗中送了謝罪禮品，但都被拒絕。這使莫那感到他失去了社會上的面子，也使這次的事件成了霧社事件的遠因。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507。

<sup>74</sup> 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03。

<sup>75</sup> 弗蘭茲·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2005年)，頁140。

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一郎擁有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的雙重身分，對他來說，代表兩種身分都不能自己決定。在〈達道・莫那之死〉當中，達道與馬赫波社的青年和一郎在路上碰面，達道看著穿著和服的一郎，嘲笑他說，「哈哈...一郎...是什麼德性阿你..你到底是高砂族呢?哈哈...還是日本人?哈哈...你這個不倫不類的狐狸」<sup>76</sup>。其實達道的這一句話象徵著一郎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同時身為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表示兩個身分都不是自己的。雖然受過和日本人一樣的教育，但日本人只把他看成他者。無奈的一郎並沒有反駁達道，就離開而去。

身為賽德克族巡查的一郎的身分認同問題，發生日本人和賽德克族衝突時最明顯。一樣在〈達道・莫那之死〉裡，皮和・沙茲波為了挽回妻子的愛情和自己的聲望，計畫出草，但因為有人向警察告狀，因此躲在山中。一郎身為和，皮和・沙茲波一樣荷戈社出身的人，若皮和・沙茲波向一郎求救，一郎不得不幫助他躲藏，也因此產生與身為巡查的義務衝突。他對達道吐露心理的苦惱，達道凝視一郎屈指數著皮和・沙茲波行蹤不明的天數，觀察一郎擔心的是自己的立場還是皮和・沙茲波的安全。另外，坂口禊子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這兩部小說裡，從不同角度描寫在吉村毆打事件時一郎的苦惱。在〈達道・莫那之死〉裡，一郎正要扶持吉村時，達道高喊「看哪!他就是跟著日本人的，有分別心的傢伙。那就是背叛泰雅的男人，大家看哪!你這個狐狸」<sup>77</sup>一郎感到憤怒也同時感到悲哀，差點流下眼淚。在〈霧社〉中，在現場目睹事件的賽德克族要阻止一郎跟警察連絡，各自向一郎喊著，「不要背叛泰雅族」「不要對蕃社見死不救」「你也是泰雅族阿」<sup>78</sup>。一郎只好回答他們，「好了。知道了。我自己也泰雅族。不會對你們不好」<sup>79</sup>。

<sup>76</sup> 原文為「ハハハ・・・一郎、ハハハ・・・何てざまじゃ、おぬしは、ハハハ・・・一体おぬしは、高砂だか?ハハハ・・・日本人かのオ?ハハハ・・・どつちつかずの狐奴が」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收錄於《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10。

<sup>77</sup> 原文為「見ろ。日本人の味方して、分別臭い奴じや。タイヤルを裏切る男じや、皆よく見ろ。狐奴が」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收錄於《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38。

<sup>78</sup> 原文為「タイヤルを裏切るな」「蕃社を見殺しにするな」「お前もタイヤルだぞ」，同註67，頁

如此，他夾在賽德克族的身體和日本警察的立場之間，沒辦法擁有自主性。

總而言之，作家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當中，一再強調花岡一郎的孤獨和無力感。因為他受過日本式的教育，也在日本人當中生活過，擁有和日本人一樣的思維和意識。換句話說，一郎被奪走其他賽德克族人擁有的感覺和思考方式。但生為賽德克族，使得他在日本人社會感到不自在，再加上對他的差別待遇，讓一郎失去自信。因為他的警察身分，其他賽德克族也不完全認同一郎是他們的同族人。

## 第二節 〈霧社〉中的花岡二郎之身分認同問題

花岡二郎，他雖然和一郎一樣擁有「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的雙重身分，但坂口禰子描述的他的身分認同問題，和一郎不一樣。因為二郎沒有和日本人一期長期生活的經驗，也沒有遇過很多歧視和好奇的眼光。因此不像一郎，因為周圍的不理解而感到無力，反而因為身為賽德克族的菁英，他要努力吸收日本的文明，啟蒙同族人。Ania·Loompa 在她的著作《後殖民理論入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入門)當中，以英國和印度的關係為例，指出當時殖民者和許多被殖民者都認為歐洲的科學與理性打破迷信就是進步<sup>80</sup>。同樣地，二郎也相信原住民是迷信的，文明和理性是從日本來的。〈霧社〉關注花岡二郎的身分認同問題。故事開頭，荷戈社的男子向二郎告狀，說皮和·沙茲波當天晚上準備去出草，皮和·沙茲波因此被抓來。擅用賽德克語的日本警察佐塚主任在霧社分室質問被抓來的皮和·沙茲波。但皮和·沙茲波反而問佐塚，賽德克族的神·巫托浮喜愛砍頭，他不解為什麼巫托浮允許他被逮捕，阻止他去出草。二郎認為，同族人對砍頭抱持的一

---

215。

<sup>79</sup> 原文為「よし。わかつとる。俺もタイヤルだ。悪くはせん」，同註 67，頁 216。

<sup>80</sup> アーニャ・ルーンパ著，吉原ゆかり譯，《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入門》(東京：松柏社，2003年)，頁 40。



種神秘的憧憬只不過是種可恥的迷信，聽皮和·沙茲波如此說，他因感到羞恥和憤怒而向皮和·沙茲波撲過來。身為警手身分的二郎，為了當上乙種巡查每天撥空努力讀書。但他自學並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成功，也是為了讓自己身上帶著文明的光芒，照射迷信的黑暗裡的同族人。所以，對二郎來講，同時身為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是沒有矛盾的。

花岡二郎的身分認同問題，是當他的婚姻問題浮現時跟隨而來的。和他一樣荷戈社的女子叫做初江，是和二郎從小到在一起長大的。她的原型是嫁給花岡二郎的奧賓·達道，日文名字是高山初子。〈霧社〉的初江，為了要當護士，在台中醫院實習。二郎聽初江說，警察課長已決定讓他們成為夫妻，嚇得目瞪口呆。同時想起一郎還在念師範學校時，理蕃課已經先安排好他的婚姻。平常穩重的一郎，那個時候卻心慌意亂，在自己的房間哭泣。二郎得知自己的婚姻也竟然被理蕃課決定，初次理解一郎的心情。

為了不讓他三心二意，還沒畢業前，就給他妻子，彷彿自己是個沒有自由意志的木偶一樣。二郎現在聽著初江的話，第一次感到自己在關閉的門，往外被打開時，冬天寒冷的風吹了進來般<sup>81</sup>。

抱持著啟蒙族人的念頭，一直努力的二郎，第一次理解本來以為可以由自己決定的未來，竟然已被其他人安排，他對未來看不到希望。他也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只走在日本警察引導的路上。

但是，他的問題並不只是自己手上沒有對未來的決定權。他的婚姻問題帶給

---

<sup>81</sup> 原文為「脇見をしないように、卒業も待たず、妻をあてがい、まるで自分の意志を持たぬ、でくの棒扱いだ。二郎は、今、ハツエの話をしきくことで、自分の閉ざされていた扉が、外に向かって開かれ、寒い冬の風に、初めて吹かれるのを感じ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61。

他的是，對日本人的不信任。他聽了初江的話之後，馬赫坡社的達道·莫那請二郎教他妹妹馬紅日文。於是二郎開始教她日文。比起初江，嬌小的馬紅更吸引二郎的心。再加上對日本警察的叛逆心，他向如自己父親般的佐塚請求，請警察課長取消他和初江的婚姻，同時告訴佐塚他想要娶馬紅·莫那。二郎也取得馬紅哥哥達道·莫那的許可。但即使佐塚再三懇求課長，課長沒有改變他的決定，反而叫二郎取消和馬紅的婚姻。佐塚對二郎解釋，因為課長像親兒子般疼愛二郎，才決定二郎和初江的婚姻，說二郎擅自決定娶馬紅，課長感到二郎背叛了自己，非常生氣。二郎身為賽德克族，不習慣課長的「又愛又恨」的邏輯，只是認為佐塚的態度好像大人哄騙哭泣的小孩。他第一次對佐塚感到懷疑。坂口禱子描述，二郎懷疑自己最信任的佐塚，等於是對所有日本人的不信任<sup>82</sup>。這一連串的過程，其實揭露二郎的特殊立場：對二郎的提拔與教育，本來就是為了統治原住民的方便設立的，而不是真正的為了二郎好。佐塚當初聽了二郎說要娶馬紅時，想到他們倆人的結婚對馬赫波社的統治有利，因此並沒有反對。佐塚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並不是替二郎著想，只是為了日本能順利統治原住民。二郎也不懂，課長為什麼說自己疼愛二郎，但卻不准二郎娶心愛的馬紅。作者解釋，賽德克族的想法比較直接，不太懂情面或情義<sup>83</sup>。因此二郎夾在自己做為日本警察的立場和身為賽德克族的身體之間。

不僅對日本人產生懷疑，他對同族人的期待也破碎了。荷戈社的人們知道二郎娶了馬紅後，初江的父親帶著同社的男人們來質問二郎。初江的父親是荷戈社的頭目瓦旦，他非難二郎忽略警察課長的決定，也沒有通知初江的狀況下娶了馬紅。但二郎強調他沒有給初江任何的承諾，也並不愛她。但無論二郎再怎麼強調他當初並沒有同意這次的婚事，荷戈社的男人們以警察課長的承諾為理由，責怪二郎怯懦、多情。

<sup>82</sup> 坂口禱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93。

<sup>83</sup> 坂口禱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87。

二郎氣得鼓起肩膀，但卻在心裡的某個角落感覺到悲哀。他為了這群沒有批判力、跟隨因襲的人們，每天讀書讀到很晚，想要努力帶領這群人。他要讓他們明白，無知而重複的錯誤會慢慢變成沉重的泥流的不幸。他要讓他們從這個不幸清澈的水面浮上來。真可笑。這一群人就是自己要用一輩子，努力啟蒙的對象嗎？想到這裡，二郎的悲哀甚至要變成燃起的怒火<sup>84</sup>。

二郎一直以來毫不猶豫地相信自己的任務就是吸收日本的文明去啟蒙同族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努力讀書。但碰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產生了對日本人的不信感，同時也感到對同族人的失望。可以說，婚姻問題對二郎來講不只是感情問題，也包含了身分認同的問題。他失去了規定自己人生的基礎，也失去了人生的目標。坂口禊子描述，二郎只剩下的是對馬紅的愛情。二郎的婚姻問題還沒浮現之前，當初想到馬紅的時候，對她雖有好感，但認為原住民的生活好像缺了很重要的東西。若和馬紅結婚，也只是要過和其他原住民一樣單純的生活，二郎對和馬紅的人生並不感興趣。但失去了對日本人的信任和對同族人的期待以後，他沒有人生的希望。因此，他得知對日本人的暴動時，作家顯示他沒有告知日本警察，是因為二郎打算若打敗了日本人，就要和出初江離婚，和馬紅正式結婚。坂口禊子在此似乎暗示，日本幫二郎安排的婚姻，帶來對日本的重重大打擊。

---

<sup>84</sup> 原文為「肩をいからしながら、二郎は、物悲しい思いに沈んでいく、心の片隅を意識した。この、批判力のない、因襲に流れていく人々の為に、自分は、夜遅くまで勉強することで、人々の先頭に立とうと努めていた。無智な故に重ねる過誤の、次第に重い泥流となること不幸を、自分は説き、清澄な水面に、人々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ようとした。何という笑止。これが、一生をかけようとした自分の対象の正體だったのか、と思うと、かなしみは、噴上る怒りにさえ變化しようとする。」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85。

### 第三節 〈達道·莫那之死〉中的達道·莫那之身分認同問題

〈達道·莫那之死〉裡的男主角原型達道·莫那，是霧社事件當時馬赫坡社頭目的莫那·魯道之長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霧社事件誌〉描述他是「雖然精幹不如乃弟巴沙歐[筆者註：莫那·魯道之次子]，但也不像他那樣輕率。以蕃人來說，稍有深謀。擁有獨當一面的威望<sup>85</sup>」。他和妻子哈包·波茲可之間有兩個兒子，長子為莫那·達道，次子為瓦歷斯·達道。霧社事件時，父親與親弟弟身亡後，因嚴重受傷而暫時與其他倖存者一起退居岩窟裡。日本幾次利用已投降的達道的妹妹馬紅·莫那，引誘他出來。1930年12月8日，馬紅探望他哥哥時，他一邊喝他妹妹帶來的清酒，一邊跳舞、唱歌。他唱完辭世歌，向大家陳述遺囑。與妹妹相擁大哭後，與其他四名男子一起離開岩窟，在榛樹林中上吊自殺。

坂口禔子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當中，描述達道·莫那的不同面貌。〈霧社〉中的達道是個優秀的年輕領導，非常周密地計畫對日本人的暴動。〈達道·莫那之死〉關注少年期到霧社事件的達道的人生，描繪他內心的身分認同問題。此一節將要分析〈達道·莫那之死〉描寫的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

〈達道·莫那之死〉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霧社事件結束之後日本警察巡查部長樺澤的回想，另一個是達道的少年期到霧社事件發生的經過。男主角達道·莫那不像花岡兄弟，並沒有站在日本人和賽德克族的界線上。他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在於，他雖然仰慕日本或日本帶來的文化，但沒辦法意識到自己對日本的憧憬。他因此感到焦慮，卻沒辦法解決。坂口禔子首先透過描寫達道和荷戈社的兩個男子的關係，來提示他身分認同的問題有什麼樣的結構。荷戈社的皮和·沙茲波的父親，是達道小時候看過的第一個去出草砍頭的人。他砍了荷戈社的日本人巡查的頭，當天晚上有慶祝出草的祭典，達道也參加。他從此對皮和·沙茲波

<sup>85</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635。

的父親有敬畏的感情。因為皮和·沙茲波的父親砍了日本人的頭，他和他一家人因此都被判死刑。只有皮和·沙茲波因為當時在鄰家，沒有被警察發現。之後皮和·沙茲的叔叔扶養他長大。達道父親莫那·魯道勸他兒子和皮和·沙茲波交朋友，但達道卻不想。達道和馬赫波坡社的一些女孩有時一起去荷戈社。在返回馬赫波坡社時，他們常遇到皮和·沙茲波。他分給達道和女生們一些水果，但達道總是拒絕他，對他不理不睬。皮和·沙茲波十八歲時被人招贅，但女方卻已經和其他男人有婚外情。達道聽到這個消息，認為因為皮和·沙茲波從小就不幸，所以這樣的婚姻才是適合他的。達道對皮和·沙茲波父親的敬畏，看到皮和·沙茲波時變成強烈的敵意。但達道沒有發覺，自己對於只是因為父親砍過人頭所以受女生歡迎的皮和·沙茲抱著嫉妒的感情。接著作家描寫另外一個例子：達道和花岡一郎。有一次達道和其他馬赫波坡社的青年們在路上碰到花岡一郎時，因為達道不喜歡花岡兄弟，所以在一郎的面前嘲笑一郎，並吐了口水。但一郎受到侮辱也沒有反駁，只是默默地離開。

一郎不回頭，很快就跑進樹林裡。在遠方，達道聽到一郎唱歌的聲音。他唱的是〈荒城之月〉，達道並不知道。但那帶著悲哀的旋律，吸引他的心。一郎似乎知道很多類似的歌曲。想到這一點，達道心裡又感到憤怒<sup>86</sup>。

由此可見，達道討厭一郎的心理，和他討厭皮和·沙茲波的心理是類似的。坂口禰子先提到皮和·沙茲波，再來寫花岡一郎，以便讀者比較容易明白男主角

---

<sup>86</sup> 原文為「一郎は、振り返らず、しかし、さつと樹林のなかへかけこんでいった。遠くで、一郎のうたう声が聞こえた。それは「荒城の月」だったが、タダオは知らない。しかし、その哀調をおびたメロディには、タダオは心ひかれた。そういう曲を、沢山しているらしい一郎に、彼はまたもや、憤懣を感じた」坂口禰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11。



達道的心理結構。達道其實在這部小說裡被描寫為學校成績優秀，文武雙全的青年。再加上頭目長子的身分，他想要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他不需要討好任何人，也看不起討好人的態度。達道認為討好人代表怯懦，跟自己無關。在他的邏輯中，不應該有自己得不到的人、事、物，也不能想像自己會渴望沒有辦法得到的東西。所以對皮和・沙茲波或花岡一郎，他不認為自己嫉妒他們，只覺得看他們不順眼，因此感覺到敵意或憤怒。

所以，達道也沒有發覺自己對日本的憧憬。他因此有時候感覺到悲哀、焦慮、絕望，甚至自我否定。在理蕃課巡查部長樺澤的回想裡，坂口禊子描述少年達道表示對自我存在的疑惑。

「樺澤先生，我為什麼在馬赫坡出生？為什麼我是達道・莫那？」

什麼，吃了一驚的樺澤停止下手，看著少年。少年以緊張的眼神盯著樺澤。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是馬赫坡的達道・莫那？為什麼不是日本內地的小孩？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身在馬赫坡。」

樺澤沒辦法回答，只是感覺到，有了自我意識的少年，對在山中馬赫坡的自己，產生很深的疑惑，那疑惑的深處有著悲哀<sup>87</sup>。

---

<sup>87</sup> 原文為「「樺沢さん。オレ、どうしてマヘボに生まれたのですか。なぜ、オレは、タダオ・モーナですか。」何だ樺沢は、おどろいて、手入れをしていた手をとめて、少年を見返した。緊張した少年の目が、樺沢を射ていた。「オレ、わかりません。なぜ、オレ、マヘボのタダオ・モーナですか。どうして、日本内地の子供でないのですか。オレが、なぜ、マヘボに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樺沢には返事ができなかった。彼には、自我の意識にめざめた少年が、山中のマヘボ社にいる、という彼の存在そのものに、ふかい疑いを持っている、その根深いところにある悲しみのようなものが、分かった」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30。

對於少年時期的苦惱，達道長大以後也沒有找到答案。達道透過音樂或辯論尋找解決自己苦惱的出路，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法。他本來喜愛音樂，聽到一郎唱〈荒城之月〉，他請疼愛他的樺澤巡查部長去山下時買這首歌的唱片回來。另外，樺澤的妻子會彈琴，在教育所教室彈風琴時，達道有時也向她請教。但到某個時期，他突然開始厭惡音樂，並且對音樂保持距離。有一天樺澤在教育所播放唱片給學生聽的時候，達道跑進來，用鞭子鞭打唱片。達道對嚇呆了的樺澤說，請把唱片丟掉。以後的達道看似極討厭音樂，連以前愛不釋手的口琴也不吹了。和音樂保持距離以後，達道開始去青年聚會所討論問題。他是個頭目的長子，不僅是學校成績優秀，有很多知識，因此青年們都把他視為他們的領袖。甚至老一輩的人們都會聆聽達道講的話。但每次他駁倒對方時，他臉上並沒有得意的表情，反而有痛苦的表情。值得一提的是，坂口禊子描寫在教育所用鞭子鞭打唱片機的達道，也提及他臉上痛苦的表情。表示他透過音樂或討論，沒辦法解決他內心的苦惱。在青年聚會所聽到長輩說：「任何事情都是巫托浮的裁示<sup>88</sup>」，達道反駁說他也不喜歡巫托浮，祂也會背叛人。接著，他向自己養的狗說，「你也可能沒有要當狗吧？只是出生了知道自己是狗，所以只好當狗而已。應該恨巫托浮為什麼沒有讓自己當人。<sup>89</sup>」他的這一番話其實是他自己的苦惱的比喻。作者描述達道討厭自己身為馬赫坡社頭目的長子的身分，但也知道如何解脫。立刻便離開聚會所的達道，一個人在草原上哭泣。但他哭完之後，決定去山中狩獵。有趣的是，達道透過音樂或討論都找不到答案，之後決定要去狩獵，可視為作者藉著這一連串的描述，暗示達道的賽德克族的身體以及身分。

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裡分析黑人和語言，黑人對白人異性的慾望。換

---

<sup>88</sup> 原文為「何ごと、オットオフのお裁きじゃ」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18。

<sup>89</sup> 原文為「クロも、犬にうまれるつもりで、犬にうまれたかのオ。クロは、生まれてみて、犬じゃつたで、犬でいるとじゃ。なぜ、人間にうまれさせてくれんだか、と、オットオフを恨んださ」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19。

個角度來看，被殖民者想要接近殖民者時，有兩種方法，一個就是學會殖民者的語言，另一個就是和殖民者結婚。在〈達道·莫那之死〉中的達道·莫那，會講一口流利的日文，甚至他不僅是跟日本人溝通時講日文，自言自語時也會用日文，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其理由。當他用日文自言自語時，他感覺到莫名其妙的悲哀，使他好想哭。作者在此顯示達道努力學好日文，同時失去了用母語思考的能力。他連自言自語時無意識地用日文，代表對他來講最親密的語言不是賽德克的語言。作者透過這一段描寫，表示日文的普及奪走了原住民對母語的驕傲。另外，達道因為心裡總是充滿著對自我的疑惑，女人也不會吸引他的心。法農身為精神科的醫生，並沒有要壓抑黑人對白人的欲望，而是讓黑人發覺到自己的欲望是社會結構引起的。換句話說，他試圖讓黑人面對他們欲望的動機是從何而來。但是達道把自己對日本的憧憬壓抑下來，就是因為如此，他沒辦法解決身分認同的苦惱，同時也不能接受自己的賽德克族身分，又無法承認自己對日本的欲望。他的苦惱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是因為他的問題有如此的結構。達道父親莫那·魯道向達道提到達道的婚姻時，他也提到佐塚主任和賽德克族妻子的女兒佐和子。但達道看不起佐和子假裝自己是日本人的態度，最後娶了馬赫坡社的青梅竹馬哈包·波茲可。但結婚之後，樺澤和他的妻子都發現達道的變化。以前達道穿著很時髦，他會穿日本製的襯衫、黑色褲子、帆布鞋還會帶帽子。結婚之後，他刻意只穿賽德克族的服裝。他結婚後只穿賽德克族的服裝，可以解釋為他努力去接受自己賽德克族的身分。坂口禊子暗示他的努力並沒有成功。達道雖然疼愛自己的小孩，但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血液在馬赫坡社流傳下去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在此可以看到，星名宏修或林慧君等前行研究指出的坂口禊子的優生學思想。

那麼，作者到底如何處理達道身分認同的問題？小說裡，達道到最後沒辦法意識到自己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如何產生，因此他心裡累積的悲哀，也找不到出口，甚至變成具有破壞力的衝動。身為教育所老師的一郎，雖然工作地點從馬赫坡社

調到坡阿隆社，但他常來馬赫坡社。對達道來講，一郎敘述台中時代的故事，就是認識日本、日本人、或都會台中之唯一的管道。一郎口中的台中，有很多達道沒看過的，象徵都會文化的事物。達道雖然在埔里看過汽車或腳踏車、人力車等在山中看不到的事物，但他覺得連那些他自己曾經看過的東西，在台中具有特別的光芒，好像陽光照射在濁水溪水面一樣燦爛。達道想到他和那些燦爛的事物都沒有關係，感到很悲哀，同時覺得他非得親自去那裡征服一切，或破壞那裡所有的東西不可。他的焦慮深深地滲透了他的身體，滲透到骨子裡。在此作者似乎把霧社事件的發生和達道的內心糾葛這兩個看似沒有關聯的事情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坂口禔子在小說的〈序詞〉中說道，她透過描述賽德克族，想要勾勒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這部小說是以〈達道·莫那之死〉為題目，主題是達道·莫那的人生，特別是他內心的身分認同問題。坂口禔子在〈達道·莫那之死〉中也描寫原住民統治的暴力和無視於文化差異的日本統治等，霧社事件發生的客觀的原因，但主要是以達道·莫那為題材，表示坂口禔子要藉著描述達道個人的內心糾葛，展現霧社和發生的必然性。所以她同時描述達道的苦惱找不到出路，慢慢地變成衝動的暴力的過程，和霧社事件發生的過程。

達道隨後因為從皮和·沙茲波那裡得知日本人為了得到山中的樟腦，從霧社趕走塞賽德克族的消息，開始和父親莫那·魯道計畫抗日暴動。但是對達道來說，這起抗日行動有雙重的意義。一個是為了自己的民族，另一個是為了自己。他心中的焦慮和苦惱找不到出口，只能企圖破壞在無意識中崇敬的對象—日本。所以，賽德克族被日本打敗，對他來說也意味著雙重的敗北。投降日本人的賽德克族告訴樺澤，自從賽德克族的敗勢明顯以後，達道的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以前是狩獵高手的他，帶著槍進山中，回來時槍彈都用完卻沒有半隻獵物。退居岩窟中後，他動不動就發怒。暴動的失敗，對達道來說，不僅代表日本和賽德克族彼此的軍事力量的差異，也代表他心理的苦惱永遠失去了解決的機會。

#### 第四節 小結

坂口禊子藉著敘事花岡一郎、二郎和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的苦惱，寫出在殖民制度下發生的不同的悲劇。他們各有什麼樣的問題，取決於和日本的關係。〈達道·莫那之死〉和〈霧社〉都描述花岡一郎在學生時代體會日本人對原住民的不了解，出了社會也被迫從事自己無意願的工作，他因此漸漸地失去自信。日本給他特別待遇，但卻奪走了決定身分認同的自由。〈霧社〉的花岡二郎則和一郎不同，他相信日本的文明可以打破賽德克族的迷信，也期待自己能夠透過讀書啟蒙他們。但碰到自己的婚姻問題之後，二郎失去了對日本的信賴，也感到對同族人的失望。他人生的目標和意義破碎了以後，只能把自己的希望寄託給和馬紅的愛情。〈達道·莫那之死〉描寫男主角達道對日本的仰慕無法被表達出來，使達道感到強烈的焦慮。男主角達道看似看不起花岡一郎和佐塚佐和子他們的迎合日本的態度，但無意識中對日本人或日本帶來的文化的憧憬。坂口禊子透過描述達道內心的苦惱，勾勒出日本殖民主義下無法以自己的民族為驕傲的悲哀。

〈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描寫的花岡兄弟和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表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有著無法超越的界線。兩部小說都出現身為賽德克族的理解者的日本人警察佐塚和樺澤，但他們面對花岡兄弟和達道的身分認同問題時，無法給他們答案。Ania·Loompa 在《後殖民理論入門》中，引用艾梅·賽澤爾的話，由此強調殖民主義帶來的是支配和從屬的關係，而不是人與人的相遇<sup>90</sup>。佐塚和樺澤終究無法給花岡兄弟和達道·莫那在真正意義上的幫助，代表坂口禊子強調殖民關係究竟迫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決裂，而不會結合二者的關係。

但是除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以外，坂口禊子也透過作品透露出自己對原住民的看法。在〈霧社〉裡坂口禊子寫到，對原住民來講行動是一切，他們不擅長思

<sup>90</sup> アーニャ・ルーンパ著，吉原ゆかり譯，《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理論入門》（東京：松柏社，2003年），頁94。



考<sup>91</sup>。在〈達道・莫那之死〉裡也可看出坂口禊子的優生學思想。例如達道對於生小孩的恐懼，或樺澤認為佐塚的慈悲也改變不了花岡兄弟身為賽德克族的血液<sup>92</sup>。可以說，坂口禊子反對日本作為支配者的政策，但是她也沒有跳脫能夠把日本的支配正當化的主流意識形態。



---

<sup>91</sup> 中文為「行動才是他們蕃丁的一切。思考能力薄弱的他們，思考的時刻就是苦惱的時刻。連身體都會痛起來。」原文為「行動こそ、彼ら蕃丁のすべてである。考える力の薄弱な彼らには、思考することは、苦悩の時である。體がいたむ。」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58。

<sup>92</sup> 中文為「他們，還是泰雅人。如此單純且嚴肅的事實，竟然這麼地可怕。佐塚的慈悲也改變不了他們的血液。」原文為「彼らは、やはり、タイヤル人だった。その單純で嚴然とした事實の、何というおそろしさだろう。佐塚の慈悲も、彼らの血をか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のだ。」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45。

### 第三章 原住民統治引起的矛盾和影響—以〈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為中心<sup>93</sup>

#### 前言

此一章主要是分析原住民統治如何造成霧社事件發生的契機。首先探討原住民統治的政策對賽德克族<sup>94</sup>的生活的影響。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sup>95</sup>中，坂口禔子不但故事中描述各種建設工程帶來的問題，同時也解釋日本領台後霧社地方的統治歷史。接下來討論在〈霧社〉中荷戈社的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如何導致了霧社事件的發生。這三位賽德克族的男性和日本警察發生過摩擦，故事後半成為霧社事件發生的契機。其次探討〈達道·莫那之死〉中荷戈社的皮和·沙茲波的形象以及他點燃霧社事件的導火線的經過。〈達道·莫那之死〉中皮和·沙茲波被日本警察殺害一家人，此事實影響了他的人生，也導致了霧社事件的發生。

有關〈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的研究論文只有楠井清文 2014 年發表的論文。論文當中楠井清文強調坂口禔子透過小說呈現霧社事件相關人物的內心的糾葛。楠井清文談論作者透過表現從歷史資料無法知道的原住民內心的苦惱，來勾勒出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sup>96</sup>。本章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從原住民統治對賽德

<sup>93</sup> 〈霧社〉初次刊載於《蕃地》(新潮社, 1954 年), 之後收錄於《霧社》(コルベ出版社, 1978 年)。〈タダオ・モーナの死〉初次刊載於《蕃婦ロボウの話》(大和出版, 1961 年), 之後收錄於《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 1978 年)。

<sup>94</sup> 賽德克族是 2008 年 4 月正式成為台灣第十四族的原住民, 但因為坂口禔子創作作品時被歸類為泰雅族, 小說中作家使用泰雅族一詞。本文為忠實呈現資料的歷史脈絡, 在引用文當中沿用泰雅族, 論述的文章裡都用賽德克族。參見台灣原住民族資訊網

([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 (2016 年 2 月 24 日參照)

<sup>95</sup> 本論文中出現的實際存在的原住民相關之人名和地名, 最後附錄有日文和中文對照表以及參考來源。

<sup>96</sup> 楠井清文, 〈坂口禔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 《論究日本文学》

克族的影響此一視點，去探討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

## 第一節 〈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統治政策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

此一節將要討論〈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描述的原住民統治對賽德克族生活的影響，來釐清坂口禔子透過描述原住民統治如何反省或批判殖民主義。

〈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有一個共通點，作者坂口禔子在故事中間說明霧社地方的日本統治原住民的歷史。以便讀者更瞭解故事的時代背景和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霧社〉是描寫從 1929 年 8 月到第二霧社事件<sup>97</sup>結束後的和解典禮 1931 年 5 月 16 日的故事，〈達道·莫那之死〉則從霧社事件結束後樺澤巡查部長一行人找到達道·莫那的屍體的時間點起，以及達道從小到青年期的故事和樺澤的回想交叉。作者實際上描寫的故事時間點雖然不是很長，但故事中間的歷史說明提供給讀者關於日本統治賽德克族的歷史脈絡的更多資訊。

在〈霧社〉中，馬力巴社的大塚巡查向佐塚主任確認日月潭水庫施工再開的消息是不是真的，佐塚主任的回答沒有很清楚。坂口禔子從他們的對話開始，解釋霧社地方的理蕃歷史。日月潭水庫施工需要賽德克族的人力，但勞役的分配完全忽視賽德克族的農業和狩獵的旺季，會直接影響到賽德克族的生活。再加上，若水庫完成了，對賽德克族來說是沒有用的。但因為建立水庫有些族群的土地會因而淹沒，因此那些族群一定要搬到其他的地方。總而言之，對賽德克族來說幫忙建立水庫不僅影響到自己的生活，也等於一直以來認為是自己的土地被奪走。日月潭水庫施工計畫當初遭到賽德克族的強烈反對，一旦被撤回。但理蕃課並沒有放棄，試圖再開這個計畫。大塚擔心在這個根本包含矛盾的情況下強制賽德克

---

第 100 期(2014 年 5 月)。

<sup>97</sup> 1931 年 4 月 25 日，第一次霧社事件時協助日方討伐的道澤群對抗日原住民的餘生者進行攻擊的事件。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 年)，頁 173。

族勞役會讓賽德克族對日本的感情惡化，佐塚也害怕說服賽德克族出來勞役的責任實在太大，自己也沒有信心說服他們，對大塚的問題沒有回答得很清楚。作者接著寫，說服賽德克族為了建立水庫出來勞役，不像佐塚的主管想的那麼簡單。

可能會有人喪命，但即使失去一個人的生命，這個事業並不會因此成功。

理蕃不是一夕之間就成功的事業，得花很多歲月得到雙方的理解和同意，不然只是個脆弱的基盤。

霧社地方的十餘年的安穩也是，和領臺後激烈的摩擦換來的。<sup>98</sup>

接下來坂口禔子開始介紹從 1897 年的深堀大尉一行人失蹤的事件起，霧社地方在統治上的重要事件。1897 年深堀陸軍步兵大尉一行總共十四個人為了探勘中台灣橫貫鐵路路線入山，但之後下落不明。在近藤勝三郎等人的協助下確認他們的死亡後，當局認定是原住民殺害深堀大尉一行人的「蕃害」。當局把霧社地方視為最危險的地方，並且為了懲罰，封鎖了鹽等生活物品的提供。霧社地方的原住民窮困到極限，1903 年 10 月終於向有敵對關係的干卓社求救。埔里支廳認為時機到了，操縱干卓社，以鹽的交易為口實誘出霧社地方的原住民到邊界。結果四邊埋伏的干卓社的原住民一舉屠殺一百多個霧社的原住民，使得霧社的原住民的勢力大大地減弱。同年 12 月霧社地方的原住民表示願意歸順，日本成功地把代表日本統治範圍的隘勇線前進。1906 年和 1908 年繼續延長隘勇線，但這當中也有遭到

---

<sup>98</sup> 原文為「命を失うことにもなりかねぬし、たとえ、一人の命がなくなっても、それによって、完成する事業でもなかった。理蕃は、一朝一夕の間に功をおさめ得るものでもなく、長い年月の間の、双方の理解と納得とがなくては、もろい基盤でしかない。霧社地方の、十年餘りの平穩も亦、領臺後の激しい、摩擦によって、かちえられたものだった。」坂口禔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 年)，頁 181。

原住民反抗。1910年在新竹州發生高干社原住民的抗日行動，霧社地方的警備員為了支援趕赴現場。霧社的陶茲阿社和拖洛庫社的原住民趁著警備力稀薄的時機顯示反抗的氣勢，不過最後日本鎮壓他們的抗日行動，沒收 1210 支槍。坂口禊子寫道，「霧社地方的安穩，是經過如此的歷史。是很脆弱的安穩」<sup>99</sup>。換句話說，即使有小小的摩擦也可能變成大事件的，表面上和平但其實一觸即發的氛圍存在。

在〈達道·莫那之死〉中，作者從「賽德克·大雅」此一詞的解釋開始談理蕃歷史。「賽德克·大雅」是賽德克的語言，意思是「住在高山的人」，但坂口禊子接著說，賽德克族本來並不是住在高山的。歷代的政權奪走他們的土地，所以賽德克族不得不移到山上。從鄭氏時代的屯田制開始，主要是為了製造樟腦，賽德克族的居住地漸漸地被包圍。協助砍伐樟樹的人員叫做腦丁，因為樟樹生長需要很多水源，腦丁通常住在靠近溪流的腦寮。日本統治開始後，日本踏襲了清朝的隘勇線，隘勇線是外來政權和賽德克族居住地的界線。因為賽德克族常常攻擊腦丁，為了保護腦丁的生命，隘勇線旁的警備很森嚴。賽德克族人往往沒想到世世代代繼承下來的土地會被外來的政權沒收。也無法理解外來政權的交接跟自己的土地有關。日本統治開始後，農業、衛生、教育、醫療等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日本的支配之下。作者接下來解釋，日本開拓霧社的中心部後，分室、小學校、公學校等建設工程都需要賽德克族的人力，駐在所之間的鐵路開發工程讓許多賽德克族的男人疲倦<sup>100</sup>。

坂口禊子除了說明原住民統治歷史以外，故事當中也描述原住民統治政策不合理的一面因而造成霧社事件發生。和霧社事件的發生有密切關係的，主要是勞役問題。在〈霧社〉中，坂口禊子描寫霧社小學校和公學校重建工程帶來的問題。

<sup>99</sup> 原文為「霧社地方の平穩は、こうした歴史の上に立っている。危険な平穩であっ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 184。

<sup>100</sup> 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 243。



因兩所學校的學生越來越多，缺乏教室，理蕃課決定重建學校建築物。但此工程需要從馬赫波社附近的原生林砍下樹，再將木材搬到霧社。馬赫波社到霧社有 20 公里之距離，而且很多原住民開始進出馬赫波社，人的交流可能會產生新的問題。這些都是佐塚理蕃課主任不安的原因。作者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同樣強調將木材扛著搬運對原住民來說很痛苦，因為木材是要用來當學校的柱子，日本警察認為不能有刮傷，命令搬運的原住民一定要扛著搬。在〈霧社〉中，佐塚和霧社餐廳老闆的台灣人金敦的對話顯示達道·莫那當初就覺得這次的勞役很困難。

「達道昨天來到我的店，他說起製材所的事情。達道跟我說，要霧社和馬赫波搬運木材是不可能的。」

「可是既然沒辦法用竹筏搬運，只好擔送啊。」

「擔送？」

「扛啊。」<sup>101</sup>

在造材所當監督的吉村巡查向花岡一郎抱怨搬運速度太慢，並表示想要求理蕃課增加一天的搬運數量。一郎心裡覺得增加勞役根本不可能，但看吉村傲慢的態度，為了避開衝突沒有說出口。

〈達道·莫那之死〉則描述 1930 年夏天到秋天的道路施工。坂口禊子描寫年輕的日本警察看到原住民拖著木材，便責罵他並且鞭打他。坂口禊子解釋賽德克族因為生活方式的關係，腰部沒那麼結實，不習慣扛東西。但監督的日本警察還年輕，因而忽視理蕃課教的原住民生活習慣。他們看到原住民拖著木材，認為是

---

<sup>101</sup> 原文為「ダダオ、昨日、来た。造材所の話、したね。ダダオ、霧社とマヘボ、材木運ぶこと、無理、言ったね。」「いかだが流せない以上、擔送以外はない。」「タンソウ？」「かつぐんだ。」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 年），頁 189。

在偷懶。達道看日本警察鞭打同族人，用繩子綁木頭，用力拖著跑到警察前面。大吃一驚的巡查一時不知所措，只能反覆問達道這是不是要反抗。

「反抗？」

達道大膽地笑著。

「為什麼是反抗？我只是因為已經沒力氣扛，所以拖著而已。叫我們從那裡扛過來這裡是不可能的。你以為有幾公尺？至少有 500 公尺。泰雅人比較不會扛東西。我們不習慣勞動。」

「哼，你們大男人竟然不習慣勞動。」

「因為是大男人所以不需要勞動。男人拿槍狩獵就好。請你們扛著這些木材試試看吧。自己試試看能走多遠，再叫人家做。」<sup>102</sup>

看到年輕的警察和達道一觸即發的狀況，年紀較大的警察過來調停。停下搬運的動作看著達道警察的對話，賽德克族的男人心裡一邊擔心懲罰但一邊不想要繼續搬木材。因為剛砍下的木材又重又硬，有的人肩膀紅腫、脫皮。除了搬運的困難外，還有薪水不平等的問題。在〈霧社〉中，為了建立公學校而搬運木材的賽德克族的男人們，向一郎抱怨說，他們領的薪水是台灣人領的薪水的一半。再加上日本警察規定薪水的一半要存下來，剩下金額的根本不夠用。他們和一郎說，

---

<sup>102</sup> 原文為「反抗？」タダオはニヤリと不敵に笑った。「何で反抗ですか。オレは、肩にかつげなくなつたから、ひきずつてきた、です。あそこから、ここまでかつげというのは、無理です。何メートルあると思います？五百メートルはある。タイヤルは、物をつぐ力が弱い。オレ達は、労働になれとらんです」「フム。男のくせに」「男だから労働はせんのです。男は、銃をとって獵をしておればいいんだ。あなた方で、この木材をかついでござんなさい。どれ位歩けるか、自分達でやってみて、ひとにさせることですね」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50。

要不是為了建立自己小孩上的學校，他們才不願意服勞役。過多的勞役也讓賽德克族的家庭情況有變化。在〈達道·莫那之死〉中，搬運木材的兩個男人對話。其中一個嘆氣說，他白天搬木材太累，回家後沒力氣抱妻子。妻子卻以為丈夫白天在山中外遇，所以不理自己了。他想起自己的父親。他平時都沒事做，只要狩獵的季節到來時十天到一個月去山中不回家。回家時母親很高興地照顧丈夫的身邊，連自己的兒子都忘掉似的。當時小孩的他覺得無聊，同樣父親從山中回來的孩子們一起玩。但同時心裡很好奇母親為什麼那麼高興，他們在家裡做什麼。這故事表示，勞動改變了生活的節奏，也改變了夫妻之間的關係。

坂口禔子在〈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透過原住民統治歷史的說明顯示日本為了支配如何奪走賽德克族的土地。日本以支配者的優勢來封鎖霧社地方的原住民生活必須要有的食品或物品，其次利用原住民之間的敵對關係，去減弱了霧社原住民的勢力。日本從清朝繼承的隘勇線漸漸地將賽德克族的居住地縮小。理蕃課不但為了經濟利益製造樟腦，將原住民的教育、醫療、農業等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掌控。不過對原住民採取了差別待遇，也忽視原住民原來的生活習慣。坂口禔子不僅在故事中描寫實際在困難當中的原住民人物，也透過交叉日本統治原住民的歷史脈絡，來凸顯統治政策以及日本殖民主義的不合理和暴力。作者如此仔細描述時代背景和當時賽德克族的因勞役所帶來的痛苦，在故事中巧妙地暗示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

## 第二節 〈霧社〉中的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之形象

本節將要分析〈霧社〉中的三位荷戈社的賽德克族男人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的形象以及他們如何製造了霧社事件的契機。他們的原型是實際存在的同名賽德克族原住民。根據資料，皮和·沙茲波是荷戈社沙茲波·羅

包的次子，父親因為曾經襲擊了日本人，被日本人警察殺害。扶養皮和·沙茲波長大的長子腦伊·沙茲波也因為去出草而被捕，在霧社分室死亡<sup>103</sup>。皮和·沙茲波和萬大社的女性盧比·腦伊結婚，但因妻子和同社男性通姦，皮和·沙茲波為了挽回妻子的愛情和族群中的聲望常常企圖去出草。因此有時日本警察懲罰他，讓他做額外的勞役或鞭打他<sup>104</sup>。他的堂哥皮和·腦伊因為妻子不貞而殺害了兒子，於是被拘留於霧社分室導致死亡<sup>105</sup>。皮和·瓦歷斯也是皮和·沙茲波的另一個堂哥，他的父親瓦歷斯·羅包和皮和·沙茲波的父親沙茲波·羅包是兄弟關係。瓦歷斯·羅包因為殺害台灣人<sup>106</sup>，全家八人被日本人警察燒死。皮和·瓦歷斯當時不在家，因此全家只有他獨免災厄。之後他的堂姐夫也因為參加日方的沙拉茅地區抗日原住民鎮壓隊而陣亡。再加上，據臺灣總督府的〈霧社事件誌〉，皮和·瓦歷斯一再與別人的妻子通姦，常受到霧社分室的拘留處分。他自己的妻子則苦於他的淫亂而自殺<sup>107</sup>。

皮和·沙茲波和皮和·瓦歷斯因此對日本的怨恨很深。除了經常煽動其他原住民抗日以外，據說霧社事件發生前 1930 年 10 月 24 日的聚會上，提議趁著霧社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的機會大肆害殺日本人<sup>108</sup>。這一天晚上是荷戈社羅包·帕灣的婚禮前夜，同社的青年來幫忙準備之後在皮和·沙茲波家喝酒。他們談好抗日暴動的企劃，隔天各自策動各族群的頭目。其中馬赫波社的莫那·魯道最有勢力，他個人也對日本人有怨恨，於是決定帶領這次暴動<sup>109</sup>。

---

<sup>103</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魚住悅子共譯，《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0年)，頁 42。

<sup>104</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 97。

<sup>105</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 515。

<sup>106</sup> 本文中，台灣人指的是日本人和原住民以外，當時居住於台灣的漢民族。

<sup>107</sup> 同註 90，同頁。

<sup>108</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霧社事件誌〉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頁 514。

<sup>109</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

〈霧社〉的小說內容和歷史資料記載的內容稍微不同。皮和·沙茲波的堂哥皮和·腦伊並沒有死，反而主要登場人物之一。小說中一家人被判死刑的是皮和·腦伊，而皮和·沙茲波的父親和哥哥，以及皮和·瓦歷斯的一家人的事情沒有明寫。此一節透過分析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如何形成霧社事件的契機，來探討坂口禱子如何看待原住民統治政策以及殖民主義。

坂口禱子在〈霧社〉巧妙地安排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和日本警察之間產生怨恨，到計畫抗日暴動的經過。故事開頭坂口禱子透過皮和·沙茲波的逮捕，來敘述皮和·腦伊和日本警察的關係。皮和·沙茲波計畫去出草，卻有人向警察告狀，結果皮和·沙茲波被抓到霧社分室來。其實皮和·沙茲波每次去出草，是皮和·腦伊教唆的。因為警察早就注意到皮和·腦伊煽動其他的原住民，所以即使皮和·沙茲波不肯說出皮和·腦伊的名字，身為警察的花岡二郎和日本警察佐塚主任可以猜測到皮和·沙茲波的背後有皮和·腦伊的教唆。坂口禱子在此解釋皮和·腦伊因小時候家人都被日本警察殺害，對日本的怨恨很深。總是找到對日本抱持不滿的其他原住民，鬧大事。但並沒有證據的警察也總是抓不到皮和·腦伊<sup>110</sup>。因此佐塚主任將皮和·腦伊視為極危險的人物，將他比喻成百步蛇。皮和·腦伊被描寫為利用別人來對日本警察報仇的陰險的人物。另一方面，皮和·沙茲波是入贅到萬大社的男人，但和妻子不和，為了得到妻子的愛情常計畫出草。每次都會有人會向警察告狀，被抓到。但按照日本帶來的法律來懲罰他，卻使皮和·沙茲波對日本的怨恨變得更深。佐塚看著被抓來的皮和·沙茲波，當初想將他送到埔里拘留並刑訊。不過佐塚同時也知道如此處理不可能讓皮和·沙茲波反省自己的行為，皮和·沙茲波反而更恨日本。因此佐塚猶豫對皮和·沙茲波該怎麼處理。

---

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100。

<sup>110</sup>坂口禱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15。



在蕃地該做什麼，佐塚自認為已經十分熟慮。住在蕃地住三十年了，也娶了蕃婦的妻子，佐塚都自認為化身為蕃地的一棵樹，以他的溫情，和累積下來的經驗也糾正不了他們[筆者註：原住民]的反抗，他們的習慣。對無力的自己感到的寂寥感，在五十三歲的佐塚心裡深刻了起來。<sup>111</sup>

佐塚的感受透露出日本警察的法治並不完全順利。皮和·沙茲波離開分室時向佐塚大膽地說，「主任，你走著瞧，我們總有一天會高興怎麼就怎麼砍頭」<sup>112</sup>。佐塚直覺到皮和·沙茲波這麼有信心一定有皮和·腦伊的教唆，和二郎說一定要抓到皮和·腦伊。這一段在故事開頭暗示皮和·腦伊對霧社事件的發生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接下來在〈霧社〉中，坂口禊子描述皮和·瓦歷斯和理蕃課的關係。皮和·瓦歷斯因為和其他人的妻子三次通姦，並被警察發現，被抓到霧社分室來。由於皮和·瓦歷斯不肯出錢和對方和解，他只好被拘留。但皮和·瓦歷斯的妻子苦於丈夫的淫亂，而上吊自殺。花岡二郎送皮和·瓦歷斯回到荷戈社，其路上皮和·瓦歷斯難過到痛恨佐塚拘留自己太久，才導致妻子的自殺。

另一方面，從祖父的一代便反抗日本的達道·莫那偷偷地計畫抗日行動，並且和對日本有怨恨的皮和·腦伊和皮和·瓦歷斯透露自己的計畫。有一次花岡一郎拜訪馬赫波社的達道·莫那家時，看到幾個原住民的男人包括皮和·腦伊和皮

---

<sup>111</sup> 原文為「蕃地で、なにをなすべきか、佐塚は十分考えているつもりだった。三十年間蕃地に暮らし、妻も亦、蕃婦をめぐり、蕃地の中の一本の木と化したつもりで佐塚だったが、彼の温情と、彼の積み重ねてきた経験を以てしても、彼等の反抗、彼等の慣習を是正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無力な己を寂びしむ思いは、五十三歳の佐塚に、ようやく深くなってい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18。

<sup>112</sup> 原文為「主任さん。今にみとるがえゝださ。俺達は大いばりで鹹首するぞ。」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20。

和·瓦歷斯坐著談事情。達道看到一郎便邀請他進來坐。一郎借自己學生時代的帽子給達道的兩個孩子。此時達道看到，便說出暗示自己抗日計畫的話語。

「我打算讓莫那和瓦歷斯[筆者註：達道的兩個兒子]上到大學校。」

達道如此說。

「不過，是我們建立的，大學校。」

達道再附上此一句。一郎不太了解達道的意思。

「花岡，我將你任命為那所大學校的校長，好嗎。」

「是到底什麼意思啊。」

皮和·瓦歷斯舔著自己紅紅的嘴巴，對達道使眼色。皮和·腦伊的眼神也冷漠地閃亮，眨眼。達道大聲地笑出來。

…一郎婉拒達道叫他住一晚再回去，吹著傍晚的風，回到荷戈社。吹著風，一郎開始懷疑達道和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等人到底在談什麼。<sup>113</sup>

最後，坂口禊子描寫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如何製造霧社事件發生的契機。1930年10月24日，荷戈社為了舉辦婚禮準備宴會，當天晚上總共有七位男人包括皮和·沙茲波、皮和·瓦歷斯聚在一起喝酒。日本禁止出草和紋面的習慣以來，年輕的賽德克族沒辦法繼承自己的文化習慣，和上一代有

---

<sup>113</sup> 原文為「俺は、モーナもワリスも、大学校までやるつもりだ。」ダダオが言った。然し、俺達の建てる、大学校だ。」そう附加えた。一郎には、十分その意味は分からなかった。「花岡、お前を、その大学校の校長先生にしてやるぞ。いゝか。」「どういふのだ、一體。」ピホワリスが、赤い唇をなめなはら、ダダオに眼で合図した。ピホナウイの眼も、冷く光って、まばたいた。ダダオは大聲で笑い出した。」坂口禊子、〈霧社〉収録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99。

代溝，因此感到焦慮。七位賽德克族的男人之中，唯一去過出草的皮和·沙茲波談著自己出草斬首的經驗，使得其他的賽德克族男人認為他們沒辦法去出草是實在委屈的事情。即使皮和·沙茲波殺的是無力抵抗的小孩，其他的男人還是羨慕不已。接著皮和·瓦歷斯說自己被拘留時的經驗，斷言下次是換自己將「他們」(日本人)關在獨房裡。此時剛進來的皮和·腦伊加入會話，他巧妙地誘導話題進入抗日暴動。在場的賽德克族男人一開始只是怒罵日本的霸道，因皮和·腦伊的加入而讓大家將抗日行動視為是應該實現的事情。坂口禊子解釋，他們對抗日的態度積極，部分的理由是因為 1930 年春天以來勞役過多。再加上，年輕一代的人很羨慕老一輩的人都說他們年輕時有出草斬首的經驗，年輕人對上一代的人的憧憬，也成為積極抗日的原因之一。

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經過和日本警察一連串的摩擦後，成為霧社事件契機的關鍵人物。尤其是皮和·腦伊，雖然自己沒有實力，但是很會煽動其他的原住民，終於成功地將年輕人引向抗日行動的實現。坂口禊子描述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主要在於日本統治者否定賽德克族的文化習慣，要徹底地改變其生活方式。這引起了年輕人之間的焦慮。佐塚主任對改不了出草的習慣感到無力，表示日本警察忽視賽德克族的傳統的方式沒有成功。坂口禊子在〈霧社〉中解釋霧社原住民統治的歷史脈絡，最後說，霧社的安穩立足於許多摩擦的歷史，是脆弱的安穩<sup>114</sup>。她接著描寫，皮和·沙茲波の出草、皮和·瓦歷斯的淫亂、達道·莫那的驕傲，其實都來自於在賽德克族年輕人心中的憂悶。可以說，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的行為不僅是有個別的原因，也具有歷史性的必然性。坂口禊子透過從歷史脈絡的大環境，以及霧社事件發生前的原住民生活的苦勞，到個人對日本警察的怨恨的描寫，立體地表現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

---

<sup>114</sup> 「霧社地方の平穩は、こうした歴史の上に立っている。危険な平穩であっ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84。

### 第三節 〈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之形象

〈達道·莫那之死〉裡關於皮和·沙茲波的內容又和史實不一樣，也跟〈霧社〉的內容不同。史實是皮和·沙茲波的父親因為襲擊了日本人，被日本人警察殺害。皮和·沙茲波的哥哥腦伊·沙茲波也因為去出草而被捕，在霧社分室死亡。但〈達道·莫那之死〉中，因為皮和·沙茲波的父親砍了荷戈社的日本人警察的頭，一家人都被判死刑。只是皮和·沙茲波當時在鄰居的家裡，沒有被抓到。本節透過分析〈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的形象以及他如何導致霧社事件的發生，來探討坂口禱子如何表現她對原住民統治的看法。

皮和·沙茲波在〈達道·莫那之死〉中被描寫為弱者的角色。他小時候失去了全家人，長大後入贅到萬大社，但妻子盧比已經和同社的帕灣·諾幹通姦。同時她與皮和·沙茲波結婚後，也繼續和帕灣·諾幹之間的關係。皮和·沙茲波為了挽回妻子的愛情和族群內的聲望，去出草。但是他砍下的是萬大社學童的頭，這引起其他賽德克族男人的輕蔑。男主角達道從小就認識皮和·沙茲波。父親莫那·魯道因為和皮和·沙茲波一樣對日本有怨恨，因此他勸達道和皮和·沙茲波交朋友。但達道認為皮和·沙茲波的態度好像總是討好人，達道討厭這種態度的人。當皮和被人招贅的時候，達道甚至認為皮和·沙茲波從小就有不幸的命運，這種不幸福的婚姻才適合他。第二章第一節和第三節討論〈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一郎和男主角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的問題，但皮和·沙茲波在這個故事中體現殖民體制下的另一種悲劇。皮和·沙茲波小時候變成孤兒，這件事再他的一生中留下不幸的影子。他不但是日本警察眼中的麻煩，男主角達道以及其他賽德克族男人也看不起他。在青年聚會所馬赫波社的男人聚餐時，他們談到皮和·沙茲波的出草。皮和·沙茲波砍了小孩的頭，馬上請人家幫自己紋面。與會的馬赫波社的男人都嘲笑皮和·沙茲波。

「皮和砍下頭來，就說要請布凱黑諾米紋面。」

「請她來幫他紋面嗎?傻瓜，布凱黑諾米是不是幫他做缺一半的紋面?缺一半很好啊，很適合」

「布凱黑諾米回到自己的蕃社，就一直笑個不停」

馬赫波社的老婦人布凱黑諾米是紋面的高手。大部分的人，都請她來幫忙紋面。青年們都是白面。被禁止出草的同時，紋面也被禁止了。從那時以來，他們憧憬的紋面都沒辦法做了。<sup>115</sup>

再加上，皮和·沙茲波妻子的情夫帕灣·諾幹砍了三個干卓社的男人的頭，因此只砍了無力抵抗的學童的頭，皮和·沙茲波的地位在其他人的眼中更加低落。但達道卻對嘲笑皮和的男人們反駁說，皮和·沙茲波本來很愚蠢，沒辦法，但帕灣·諾幹讓自己的女人嫁給別人，還不放過她，是令人看不順眼的事情。由此可見，皮和在賽德克族當中也被排斥。故事後半，搬運木材的兩位賽德克族男人在聊天時提到皮和·沙茲波。其中一位說，最近聽到皮和·沙茲波又要去出草的傳聞，而且這次是要砍日本人的頭。另一位說砍了日本人的頭會影響到整個社群，皮和·沙茲波也需要考慮其他人的麻煩。但提到皮和·沙茲波要出草的男人卻說，皮和·沙茲波不會是個為其他人著想的人。諷刺的是，皮和·沙茲波的父親因為砍了日本人警察的頭，全家人被判死刑。但為了慶祝他的出草，當天晚上有祭典，男主角達道當時也看到皮和·沙茲波的父親，感到敬畏。坂口禊子描寫皮和·沙茲因為父親的武勇，受到同族女性的歡迎。但皮和·沙茲波為了並不愛他的妻子

---

<sup>115</sup> 原文為「ピホは、首とつてきただば、入墨するちゆうて、ブケヘノミをたのうだでや」「入墨を？たわけが。ブケヘノミは、半欠けの入墨してやつたかのオ？半欠けでええじや、似合いじや」「ブケヘノミは、蕃社に戻ったども、ケロケロ笑うてじやつた」マヘボ社の老婦ブケヘノミは、入墨の名手だ。大方が、彼女の施術をうけた。若者達はすべて白面だ。誡首を厳禁されたとき、同時に入墨も禁止された。以来、あこがれている入墨を、彼らはやることできない。」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 217。



而出草，暴露了他的魯莽，結果被同族人排斥。坂口禊子將皮和・沙茲波描寫為被殖民者當中最邊緣的弱者。

不過皮和・沙茲波最後利用自己身為弱者的立場，成功地讓達道計畫抗日暴動。皮和・沙茲波要出草，而且要砍日本人的頭，這個傳聞很快地被警察得知，警察開始要抓皮和・沙茲波。於是皮和・沙茲波躲在山中，被來這裡來狩獵的達道發現了。達道決定將皮和・沙茲波帶去馬赫波洞穴，偷偷地拿食物給他。皮和・沙茲波跟達道說了如下的話。

皮和對內地人抱持的憎恨，激烈且根深蒂固。他認為自己的命運不幸，是內地人的錯，他顯示彷彿像一條蛇般的執著，在尋找他們的警備鬆懈。

「隘勇線就是要漸漸地將我們山中居住的範圍縮小，最後只剩一小塊時，要開炮要殺光我們。說讓我們移居，是要帶我們去川中島，將我們燒死。他們從樟樹製造樟腦這個藥，當樟變少的時候便從霧社將我們趕出去，奪走我們的山。因為霧社的大樟樹砍都砍不完，是他們垂涎的對象」<sup>116</sup>

本橋哲也在《後殖民主義》(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 (東京：2011) 中，仔細整理重要的後殖民主義思想。本橋在介紹史碧瓦克(Spivak)的一章裡，首先解釋

---

<sup>116</sup> 原文為「ピホが、内地人に抱いている憎悪は、根ぶかく烈しい。彼の運命の狂いを、内地人のせいにするとき、ピホは、蛇のように執拗に、彼らのスキをうかがう姿勢になる。「隘勇線ちゆうは、奴らが勝手にもうけて、次第次第に、オレ達の住む山をせばめてゆき、しまいに、かためて大砲うちこんでみな殺しのつもりだ。移住ちゆうが、何の、川中島へつれていつて焼き殺す気だ。奴らは、ショウノウちゆう、クスリを樟からとるだが、だんだん樟がへつただば、霧社から、オレ達追つ払うて、奴らの山にする気だ。霧社には、大樟が、切つても切つてもあるだ。ヨダレたらしているださ」坂口禊子、〈タダオ・モーナの死〉、《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271。

史碧瓦克的「策略上的本質論」<sup>117</sup>。「策略上的本質論」的重點是社會弱勢可以用自己的「弱者」的本質來反抗支配者。本橋解釋，社會上被壓抑者一旦將使自己社會弱勢的「特質」當作「本質」的時候，可以跟其他被支配者團結起來，一起抵抗支配者階級。皮和·沙茲波正利用自己的不幸，來抵抗日本支配。達道一直以來不喜歡皮和·沙茲波，但皮和·沙茲波需要達道的幫忙，所以達道在洞穴隱藏皮和·沙茲波的時候，為了引起達道的同情，皮和·沙茲波和達道說自己在叔叔家裡過得多麼地悲慘，以及入贅後妻子如何對待自己。達道身為頭目的長子，想要的事物都可以得到，沒辦法理解皮和·沙茲波，只是覺得皮和·沙茲波的話有趣。達道最後聽信皮和·沙茲波說日本人要殺光賽德克族，決定計畫抗日行動。這個和〈霧社〉的皮和·腦伊直接煽動抗日的�方法不一樣。皮和·沙茲波控訴自己以及賽德克族被日本壓迫的狀況，來成功讓達道開始計畫抗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段描述抗日計畫的契機當中，重要同時要注意的是皮和·沙茲波和達道·莫那二人的階級落差以及同樣身為被殖民者的身分。達道身為有勢力的馬赫波社頭目的長子，再加上文武兼備，受到其他同族人的敬畏。另一方面，皮和·沙茲波是個孤兒，同族人對他的風評也不好。達道·莫那和皮和·沙茲波的立場落差，讓達道能夠保護、隱藏皮和·沙茲波，偷偷餵他食物。皮和·沙茲波可以說用了「階段性的」「策略上的本質論」。他並沒有一開始就指控日本帝國的暴力。他首先為了得到達道·莫那的同情，控訴自己生命歷程的辛酸。達道認為皮和是個該被可憐的弱者的時候，接著皮和·沙茲波便利用自己和達道同樣身為被殖民者的立場，強調日本對賽德克族的暴力。

在〈達道·莫那之死〉中，坂口禰子不僅描述了皮和·沙茲波痛恨日本的原因，同時也描述小時候的不幸導致皮和·沙茲波人生的挫折。皮和·沙茲波為了挽回妻子的愛情和社群中的聲望，砍了萬大社的小孩的頭，但結果被警察抓到，

---

<sup>117</sup> 本橋哲也，《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頁149。

在埔里的看守所待了兩個月。他對妻子的執著和怯懦的行為被其他賽德克族男人嘲笑。坂口禔子如此塑造皮和·沙茲波的人物形象，顯示了原住民統治不只奪走他的家人，同時也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坂口禔子透過描寫皮和·沙茲波，呈現和男主角達道不同的，因殖民主義所帶來的另一種悲劇。

#### 第四節 小節

此一節以原住民統治為主題，藉著分析〈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中原住民統治和原住民如何產生摩擦，最後引起霧社事件，同時也勾勒出坂口禔子對原住民統治政策的看法。第一節概觀坂口禔子如何呈現原住民統治對原住民生活的影響。在〈霧社〉，坂口禔子除了描述許多工程帶來的勞役之痛苦，還仔細解釋原住民統治在霧社地方的歷史脈絡。她將原住民統治的歷史和故事中的原住民的行為連結，說雖然霧社地方已經很少有日本人和原住民之間的衝突事件，但這個事實並不代表日本和原住民已經和好，在安穩的表面下隱藏原住民的不滿，導致年輕人的焦慮。第二節討論坂口禔子在〈霧社〉如何描寫出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從和日本警察產生怨恨，到造成霧社事件直接的契機。皮和·腦伊一直找對日本報仇的機會，再加上達道·莫那的抗日計畫，1930年10月24日終於抓到機會點燃了霧社事件的導火線。在〈霧社〉，作者將原住民統治的歷史脈絡和個人行為的動機重疊，以便呈現霧社事件發生的必然性。第三節分析〈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從家人被日本警察殺光後，如何製造霧社事件的契機。坂口禔子透過男主角達道表示皮和·沙茲波人生的不幸是小時候失去家人導致的。這暗示原住民統治政策毀了他的一生。皮和·沙茲波最後成功讓達道計畫抗日暴動。坂口禔子藉著〈霧社〉和〈達道·莫那之死〉巧妙地描述日本原住民統治對原住民社會環境或對賽德克族個人帶來的影響，將那些影響的結果連

結到霧社事件的原因。



## 第四章 霧社事件與原住民女性—以〈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 為中心<sup>118</sup>

### 前言

此一章將要分析〈霧社〉以及〈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原住民女性形象。因賽德克族<sup>119</sup>是父權社會，當時賽德克族女性有同族男性和日本帝國的雙重壓迫。本章首先探討〈霧社〉中花岡二郎和兩位賽德克族女性的關係，之後再討論〈霧社〉中的日本人警察和賽德克族女性的婚姻問題，以及〈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作者描述的殖民地權力對賽德克族女性的介入。透過分析文本，本章將要探討坂口禔子如何透過描寫原住民女性的困境，來呈現殖民體制對原住民女性生命的介入。

對於坂口禔子描寫的原住民女性，前行研究表示作家刻意強調她們的原始性。李文茹在她的研究裡談到，坂口禔子透過描述原住民女性的性欲，把日本帝國的暴力縮小化<sup>120</sup>。彭妍蓁的論文同樣地論及坂口禔子的視線包含對原住民女性的優越感<sup>121</sup>。但另一方面，他們的研究也認同坂口禔子的小說的確從原住民的角度敘述霧社事件，並且呈現歷史學或人類學紀錄不到的原住民女性的情感或身體記憶。

---

<sup>118</sup> 〈霧社〉初次刊載於《蕃地》(新潮社，1954年)，之後收錄於《霧社》(コルベ出版社，1978年)。  
〈蕃婦ロポウの話〉初次刊載於《文學界》(文藝春秋，1961年2月)，之後收錄於《蕃婦ロポ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年)與《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年)。

<sup>119</sup> 賽德克族是2008年4月正式成為台灣第十四族的原住民，但因為坂口禔子創作作品時被歸類為泰雅族，小說中作家使用泰雅族一詞。本文為忠實呈現資料的歷史脈絡，在引用文當中沿用泰雅族，論述的文章裡都用賽德克族。參見台灣原住民族資訊網  
([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http://www.tipp.org.tw/aborigines_info.asp?A_ID=2)) (2016年2月24日參照)

<sup>120</sup> 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学》第23期(2006年)，頁99-111。

<sup>121</sup> 彭妍蓁，〈坂口禔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論〉，增田周子編，《戦争の記録と表象—日本・アジア・ヨーロッパ》(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3年)，頁155-163。



楠井清文的研究則表示坂口禊子以原住民女性為主題，來表現自己對社會規定的女性性的不滿<sup>122</sup>。此章立足於前行研究，更進一步的討論這三部小說中的原住民女性表象。藉著分析以及綜合〈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賽德克族女性，來勾勒出坂口禊子描述賽德克族女性的視點及她對殖民主義的反省。

### 第一節 〈霧社〉中的花岡二郎和兩位原住民女性

此一節將要分析〈霧社〉中的花岡二郎的女性問題。故事中花岡二郎和初江結婚，但和馬紅·莫那也有戀愛關係。史實上花岡二郎只娶了初江的歷史上的原型荷戈社的頭目達道·諾幹的女兒奧賓·達道。但〈霧社〉中，因為與達道·莫那的妹妹馬紅·莫那相愛，結果娶了日本警察安排的初江，但仍和馬紅·莫那繼續他們的關係<sup>123</sup>。在第二章第二節已經論述花岡二郎的婚姻問題同時因此婚姻所帶來他的身分認同問題。本節透過花岡二郎的婚姻，探討殖民地權力如何影響了他和兩位賽德克族女性—初江和馬紅·莫那。

在〈霧社〉中初江是和花岡兄弟一樣是受日本教育的女人。故事中她畢業自埔里公學校後為了取得護士資格在台中的醫院實習<sup>124</sup>。初江愛著從小一起長大的花岡二郎，聽到警察課長安排他們的婚姻後，興高采烈地馬上去找二郎。初江受日本教育，努力取得護士的資格，二郎感覺她和其他的賽德克族女性不一樣，但二郎卻對她只有朋友的感情。因為他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二郎對初江並沒有以女人看待。因此聽到自己要 and 初江結婚，二郎甚至開始討厭初江。坂口禊子不但

---

<sup>122</sup> 楠井清文，〈坂口禊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論究日本文学》第100期(2014年5月)，頁159。

<sup>123</sup> 本論文中出現的實際存在的原住民相關之人名和地名，最後附錄有日文和中文對照表以及參考來源。

<sup>124</sup> 史實上她畢業的學校是霧社尋常學校，是為了日本人子女建立的學校。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悦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87。

描述他們感情上的落差，也解釋因為初江不僅容貌長得不美，身材壯碩，和二郎不配。二郎對佐塚主任懇求不要讓自己和初江結婚，此時佐塚覺得二郎和初江外表上不配，再加上彼此很熟悉，婚姻不太可能圓滿。因為二郎對和初江結婚的未來沒辦法抱持任何希望，二郎的工作態度開始越來越草率。二郎甚至沒有認真地用功，因為他認為不要考上從以前便努力準備的巡查的考試，就沒有資格娶初江。

此時剛好馬赫波社的達道·莫那找二郎，請二郎教妹妹馬紅·莫那日文，因為馬紅已經十七歲，不能上學。於是二郎開始教馬紅日文。其實二郎得知自己和初江婚姻的消息前，便意識到馬紅·莫那的美麗。再加上比起初江，馬紅的身體嬌小，二郎漸漸地愛上了馬紅·莫那。但其實二郎和馬紅培養感情是達道的計畫之一環，因為達道偷偷計畫抗日暴動，需要二郎的幫忙。花岡兄弟是日本警察的僱員，達道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警察的員工才知道的三八式槍的使用方法，以及要求他們抗日暴動當天幫達道打開武器庫的門。所以即使二郎一定要和初江結婚，也要透過馬紅抓住二郎的心。因此，二郎教馬紅的期間，達道故意允許二郎睡在馬紅的旁邊。

達道認為已完全掌握了二郎的心。達道十分明白以馬紅為「餌食」釣上來的魚多麼地大，多麼地重要。二郎知道火藥庫的鑰匙在哪裡。這個是對達道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二郎還單身，讓他當馬紅的丈夫也不妨。<sup>125</sup>

馬紅也對二郎有好感，再加上其他人很關心身為菁英的二郎到底跟誰結婚，

---

<sup>125</sup> 原文為「ダダオは、すっかり二郎を、掌中に納めたと思った。マホンを「え」にして釣上げた魚の大きさ、重要さを、ダダオは知っている。二郎は、火薬庫の鍵の在り場所を知っている。これは、ダダオにとって、非常に重大なことだ。二郎は獨身だ。マホンの婿にしても、不都合はない。」坂口禰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70。

當達道叫馬紅嫁給二郎時馬上答應了。但警察平塚課長也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決定，結果二郎不得不娶初江和馬紅兩位女性。二郎的婚姻是兩個政治意圖衝突的結果，日本警察為了加強二郎對日本的身分認同，想要讓他和她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女性結婚。二郎最後能夠繼續和馬紅的關係，是因為當初佐塚主任打算透過二郎和馬紅的關係想掌握馬赫波社，因此沒有叫二郎和馬紅分開。另一個理由是達道一定需要二郎的幫忙，所以對二郎娶初江不得不有寬容的態度。一郎身為二郎的義兄弟，二郎娶初江後拜訪馬赫波社的達道。

一郎約達道到戶外，尋問馬紅和二郎的事情。

「沒關係。這樣很好。馬紅和我完全不在乎。莫那也說沒關係啊。」

那寬容的態度，一郎一知不懂，有種被模糊的東西包圍的感覺。一郎感覺到這如霧般的不透明的底層一定有隱藏著什麼事情。<sup>126</sup>

坂口禊子透過佐塚主任和一郎的視線，透露出初江的苦惱。當馬力巴社發生事件，很多人食物中毒病倒時，佐塚和初江都趕到現場探視病人。佐塚看到初江身為護士熬夜看病人，感受到初江的成長的同時，認為初江成長的背後有許多的情感上的痛苦，那痛苦是佐塚感覺自己也有一份責任。馬力巴社的食物中毒奪走了很多人的性命，初江感到身為護士自己的力量不足，自己願意先回到台中的醫院再實習。一郎聽二郎說初江回到台中再實習，覺得初江非常可憐，但也沒辦法

---

<sup>126</sup> 原文為「一郎は、ダダオを戸外に誘い出してマホンと二郎のことをたずねた。「いゝんだ。あれでいゝんだ。マホンも、俺も、ちっともかまやせんのだ。モーナもいゝと言つとるんだ。」一郎には、その寛大さがわかるような、わからないような、一種模糊としたものに包まれた感じだった。何かある、この霧の不透明な底に何ごとかある。一郎はそう感じ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99。

叫二郎與心愛的馬紅分開，於是一郎想起達道的妻子哈包和達道的情人巫瑪。哈包和初江雖然是法律上的妻子，但她們的苦惱卻很深。比起她們，馬紅和巫瑪得到二郎和達道十分的寵愛，連表情都很明朗。一郎心裡比較兩人妻子和情人，不僅感到黯然。

故事最後，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製造了霧社事件的契機，決定要抗日暴動。達道派巫瑪和馬紅到二郎的宿舍。二郎聽了抗日暴動的計畫嚇得差點喘不過氣，但馬紅一直握著二郎的手，看著二郎的眼睛，二郎覺得無法拒絕馬紅的請求。於是達道成功地將二郎拉進自己的陣營中。得到二郎的幫助等於一郎也在抗日的一方，於是達道透過馬紅得到花岡兄弟的支援。二郎打算若抗日成功打敗了日本，就要和初江分開，和馬紅正式結婚。霧社事件爆發後，花岡兄弟對佐塚的死亡感到責任，決定和家人一起上吊自殺。只有二郎的妻子初江和馬紅活下去。作者描述馬紅失去了二郎後，馬紅發現自己不僅為了哥哥達道和二郎在一起，而是真正地愛著二郎。

「二郎，怎麼樣了。」

「死了。」

眼淚從馬紅的眼睛溢出來。以為自己只為了哥哥掌握二郎的馬紅，得知二郎的死亡後，對他產生了新的愛情。雖然已失去了對象，但愛情卻變得越深。<sup>127</sup>

坂口禱子透過初江、馬紅以及二郎的三角關係，呈現出日本警察的殖民權力和達道·莫那抗日計畫的衝突。日本警察和達道都要利用「性」來控制花岡二郎，

---

<sup>127</sup> 原文為「二郎は、どうした。」「死んだ。」マホンの眼から、涙がふきだした。兄の為に、二郎をつないでいたつもりのマホンが、二郎の死を知った時から、新しい愛情が生まれていた。すでに対象を失っているながら、それはどうにもならぬ深い愛にかわっていた。」坂口禱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258。

可以說二郎雙重的婚姻都包含政治性意涵。初江和馬紅夾在兩股政治意圖的中間苦惱，最後她們都失去了二郎。坂口禊子藉著初江和馬紅的描述，表現當時政治性的因素左右賽德克族女性命運的樣貌。

## 第二節 〈霧社〉所描述的日本人男性和原住民女性的婚姻

第二節將要分析〈霧社〉裡出現的日本人男性和原住民女性的婚姻問題。小說中總共有四對日本人男性和原住民女性的夫妻，首先介紹實際存在的他們的原型。佐塚愛佑是 1930 年被任命為掌控原住民相關項目的「理蕃課」霧社分室主任的日本人警察<sup>128</sup>，也是白狗群馬西包溫社頭目的女婿。主任就是最高行政長官，他的權力非常大。近藤勝三郎和近藤儀三郎這兩個兄弟對統治霧社地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sup>129</sup>。哥哥勝三郎雖不是警察，但為了擴大日本統治的範圍先和巴蘭社的頭目的女兒結婚，後來入贅到荷戈社頭目的家。弟弟儀三郎和馬赫波社的頭目莫那·魯道的妹妹狄娃絲·魯道結婚。他們的婚姻對在霧社勢力較大的巴蘭社、荷戈社、馬赫波社的統治有益。但另一方面，加深原住民對日本的反感。因為勝三郎和巴蘭社的妻子以及荷戈社的妻子後來都離婚，儀三郎工作被調到花蓮港廳以後，從懸崖掉下，下落不明<sup>130</sup>。但因為他的屍體也沒有找到，莫那·魯道懷疑很可能儀三郎的失蹤是假裝的，和警察一同欺騙馬赫波社。此外，警察對失去丈夫的狄娃絲沒有採取救濟措施。和佐塚愛佑結婚的馬西包溫社頭目的女兒雅娃伊·泰木成為警察主任夫人，和下山治平結婚的貝克·道雷，下山回到日本後霧社分室雇用她為員工，所以沒有經濟上的問題。和這兩位女性比較起來，日本警

---

<sup>128</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90。

<sup>129</sup> 同前註，頁69。

<sup>130</sup> 同前註，頁69。



察對狄娃絲的處理很不公平。這個事實加深了莫那·魯道對日本警察的怨恨<sup>131</sup>。下山治平和馬力巴社的頭目的女兒貝克·道雷結婚，但後來又娶了日本人妻子，和日本人妻子以及二人之間的兒女一起住在日本。貝克·道雷戶籍上不是下山的正式的妻子。馬力巴社的人都恨下山的過份的行為<sup>132</sup>。

日本人警察和賽德克族女性的婚姻也成為霧社事件的原因之一，本文將要分析〈霧社〉中的近藤儀三郎和狄娃絲·魯道的婚姻問題。近藤儀三郎和狄娃絲·魯道的婚姻問題通常被列為莫那·魯道對日本產生怨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關於近藤儀三郎的失蹤警察沒有清楚的交待，屍體也沒有找到，使莫那·魯道懷疑儀三郎假裝失蹤拋棄狄娃絲。在〈霧社〉中，坂口禱子展現自己的解釋。

坂口禱子為了從多元的角度提供給讀者近藤儀三郎的形象，不僅描述近藤儀三郎的心理，同時也描寫從其他的人物看來的近藤儀三郎。例如，花岡二郎覺得自己對近藤儀三郎沒有親切感，因為儀三郎的表情總是陰鬱，窺探別人的顏色。雖然親哥哥被稱為「生蕃近藤」，但儀三郎本人有不好的傳聞，如爛醉時亂拔日本刀，或亂追女人而被原住民的男性毆打<sup>133</sup>。近藤儀三郎自己志願調動工作的地點，但怕妻子狄娃絲·魯道的哥哥莫那·魯道知道以後會生氣。因此對莫那故意說謊，說自己工作調動是因為主管佐塚嫉妒儀三郎的哥哥勝三郎的功績，怕阻礙自己的升職，才將儀三郎調到花蓮去。不過事實是儀三郎此時已經打算去花蓮後假裝失蹤，拋棄妻子，向佐塚解釋住在花蓮的哥哥叫自己來花蓮，而警察也受理了儀三郎的調動的志願。因此莫那·魯道和佐塚之間產生了誤會，莫那的長子達道跑到霧社分室質問佐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佐塚向達道解釋不是自己命令儀三郎去花蓮，而是儀三郎自己的志願。佐塚開始懷疑為什麼儀三郎不向莫那解釋是自己志

---

<sup>131</sup>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年)，頁72。

<sup>132</sup> 因貝克住在所謂「特別行政區」，下山的戶籍名簿上，貝克·道雷的種族欄寫「生蕃」，沒辦法正式登記。同前註，頁70。

<sup>133</sup> 坂口禱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21。

願的調動。莫那和達道也不相信佐塚的說法，打算為儀三郎舉辦歡送會，屆時再將佐塚關起來，逼迫他取消儀三郎的調動。但陪伴佐塚參加歡送會的巴蘭社頭目瓦歷斯·布尼事前得知莫那的計畫，叫佐塚假裝上廁所，以便循逃。佐塚對儀三郎引發這樣的騷動感到憤怒，認為儀三郎很怯懦。但之後巴蘭社頭目告訴佐塚，莫那企圖的真相，更讓佐塚不解狀況。馬力巴社有一位原住民男性叫做由卡可，他是算命師。歡送會前達道去馬力巴社尋問由卡，儀三郎調動花蓮的理由，以及去花蓮之後自己阿姨狄娃絲和姨丈儀三郎會如何。由卡竟然回答；是佐塚故意將儀三郎調離霧社，而且儀三郎夫妻去花蓮以後會分開。莫那和達道因此才打算逼迫佐塚取消儀三郎的調動命令。儀三郎去了花蓮之後，佐塚從在霧社分室上班的下山夫人貝克·道雷那裡得知，狄娃絲透過信通知哥哥莫那，說儀三郎自從來花蓮以後人都變了，擔心妹妹的莫那，要派達道尋問由卡，儀三郎到底有什麼魔鬼附身，該如何讓魔鬼趕走。佐塚此時覺得狀況不妙，感到著急，趕快帶領部下去馬力巴社，和由卡見面。由卡告訴佐塚，其實儀三郎很早就來到由卡這裡，跟他說；若被問起儀三郎調動的事情，就要回答：是佐塚的命令。由卡還跟佐塚說，附身儀三郎的魔鬼，就是妻子狄娃絲的靈魂。狄娃絲的靈魂會將儀三郎的血液吸光，儀三郎會越來越瘦，最終會發瘋。由卡因而對儀三郎表示同情。佐塚聽由卡如此說，想到狄娃絲其實比儀三郎身材還壯碩，他們夫妻說不上相配。並且佐塚想起，儀三郎還是新婚時，問到佐塚，關於佐塚的賽德克女性的妻子在性愛方面的需求有多少。當時佐塚只是當作儀三郎開的玩笑，但聽由卡說儀三郎早就計畫和狄娃絲分開，才覺得儀三郎應該新婚當時便苦惱夫妻之間的不合諧<sup>134</sup>。另外，佐塚在霧社的餐廳，聽台灣人的老闆金敦說，儀三郎其實說過想要回日本，而且金敦自己也覺得和狄娃絲的婚姻對儀三郎來說很可憐的事<sup>135</sup>。

佐塚的猜測果然沒有錯。儀三郎因為和妻子是政策結婚，因此即使夫妻之間

<sup>134</sup> 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49。

<sup>135</sup> 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53。

感情不好，也不能輕易地分開。儀三郎和狄娃絲離開霧社後，一起住在玉里的宿舍。工作調動後的儀三郎，地位沒有以前在霧社的時候那麼高。而且當初到了花蓮時連宿舍都沒準備好，以為自己在哥哥勝三郎的保護傘下應該被特別看待的儀三郎，心情因此十分暴躁。他不僅工作態度變得傲慢，每天喝醉酒回家，不是狂罵狄娃絲，就是向狄娃絲哭訴，要一起回霧社，有時候還會哭訴要一起自殺。但狄娃絲不但不太能夠理解儀三郎以日文咒罵的內容，而且覺得喝醉後如此失態而亂罵人，表示這男人的怯懦，因此並不理會丈夫。狄娃絲的態度使得儀三郎更加暴怒，總是打起架來。但狄娃絲以女人來說，身材壯碩，不會輸給儀三郎。儀三郎最後被派去山中的派出所，因此他們實際上要分居了。儀三郎將狄娃絲托給哥哥勝三郎，一個人去山中工作。有趣的是，離開狄娃絲的儀三郎變得非常認真，本來在玉里駐在所看過儀三郎暴躁且傲慢的態度的同事都很吃驚。

在玉里上班的兩個月之間有近藤，是一個近藤，現在認真忠實的巡查部長，是另外一個近藤。都是近藤沒錯，人們認為在玉里時的暴躁，是對狄娃絲的抗議的表現。他們可憐對不喜歡的妻子而盡力抵抗的人近藤，也同情和異人種結婚者的靈魂之寂寞。<sup>136</sup>

坂口禊子在此也透過其他人的視線巧妙地呈現近藤儀三郎的心理。此時儀三郎已經開始調查附近的地形，計畫如何可以假裝失蹤逃走。終於趁著派出所尾牙時。假裝在回家路上從懸崖掉下去，成功地逃走。

---

<sup>136</sup> 原文為「玉里に勤務した二ヶ月間に見せた、近藤の姿は、一つの近藤で、今一つの側の近藤は、眞面目で忠實な巡查部長であった。どれも近藤には違いないが、玉里の折の荒れは、テラスへのこだわりだったのかと、人々は思った。嫌いな妻へ、精一杯、夢中で抵抗していた人間近藤の傷ましさを、人々は思いやり、異人種を妻にしている者の、魂のわびしさに、同情した。」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64。

不僅儀三郎周圍的人的視線透露儀三郎的心裡之苦惱，和親哥哥勝三郎的對照也凸顯儀三郎的問題。勝三郎早就看穿弟弟的計畫，儀三郎將妻子託給哥哥的時候，對儀三郎暗示自己知道儀三郎要做什麼。儀三郎真心覺得哥哥是個可怕的人。

「別太勉強自己。我會照顧狄娃絲。剛好可以當店的招牌{筆者註：勝三郎在花蓮開設販賣原住民土產的商店}。」

很事務性的，冷漠的語氣。儀三郎覺得是不是有這麼冷漠才會那麼容易離開兩個蕃婦，或是不是和蕃婦結婚的很長的歲月之間，磨滅了人的溫暖。自己心中完全被看穿到底時，儀三郎感到的戰慄，和讓蕃婦容易離開他哥哥的心情，應該是一樣的。儀三郎自己沒辦法那麼冷漠。所以一直苦惱到現在，為了減少狄娃絲的痛苦，要演出此生絕無僅有的一齣大戲。<sup>137</sup>{筆者註：指的是儀三郎要假裝失蹤}

勝三郎為了利於統治原住民，陸續娶了兩位賽德克族女性，後來都離了婚。這種完全忽視於原住民的感情的行為使得佐塚覺得自己絕不能走一樣的路。儀三郎的個性也跟哥哥勝三郎完全不一樣，不想傷害狄娃絲的感情。坂口禊子透過佐

---

<sup>137</sup> 原文為「無理をしないことだな。テワスはあずかるよ。店の看板にいゝ。」ひどく事務的で冷たい口調だった。この冷たさがあるから、二人の蕃婦を、容易に離別できたのか、蕃婦を妻にした長い年月に、あたゝかさをすりへらしたのか、と儀三郎は思った。自分の心中を底までのぞかれて、感じた戦慄は、蕃婦人が、容易に兄から離れていけた氣持にも、通じるだろうと思った。自分は、彼程、冷酷になれない。冷酷になれないから、これまで苦しんで来て、テワスの苦痛を少くするために、一生一度の芝居も演じようとしている。」坂口禊子、〈霧社〉収録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63。

塚或馬力巴社的由卡等人物，立體地描寫出近藤儀三郎的苦惱。儀三郎在殖民地體制的機構當中，沒辦法擁有自由意志，最後只好選擇失蹤的一途。

但值得一提的是，坂口禊子將狄娃絲和儀三郎之間的感情不合解釋為狄娃絲的哥哥莫那·魯道的策略。在〈霧社〉中，當年輕的賽德克族男人們決定抗日時，他們去找馬赫波社的頭目莫那·魯道，因為莫那在霧社地方的賽德克族社群當中最有勢力的。此時莫那說出其實他自己早就有抗日的計畫。莫那提起，他當初反對妹妹嫁給近藤儀三郎。但後來叫狄娃絲即使結婚也不要幸福。

「…我本來反對狄娃絲嫁出去的事情。但我跟狄娃絲說不要幸福。我說，我對日本人有怨恨，你咬住近藤儀三郎，搖動他。哼哼。狄娃絲做得好啊，是吧，達道。她終於殺了近藤。…馬力巴的由卡看穿了，他是個真厲害的男子。他說狄娃絲的靈魂附在近藤的身上，讓他苦悶、打滾、瘋狂。…」<sup>138</sup>

由此可見，莫那巧妙地利用日本警察為了統治原住民有利安排的婚姻，去進行對日本的報復。這意味著莫那和日本警察以不同目的利用狄娃絲。但就像上一節的花岡二郎的兩位妻子初子和馬紅·魯道一樣，夾在兩股政治力量中間的狄娃絲，毫無沒有自己替自己發聲的空間。坂口禊子細膩地描述近藤儀三郎和狄娃絲·魯道的婚姻，不僅凸顯受壓迫於父權和帝國的雙重權力下的女性之立場，同時也指出其實被帝國體制壓迫的，不一定是被殖民者而已，即使屬於殖民者階級的男

<sup>138</sup> 原文為「…テラスを、嫁にやるのは、反対だった。だども、俺は、テラスの幸せになるな、と言つてやつただ。日本人に恨みがある。お前は近藤儀三郎に、喰いつけ、ゆさぶれ、とな。ウフフ。テラスはうまくやつたでや。な、ダダオ。あれは、近藤を、とうとう殺してしようたで。…マレツパのユーカが、それをみぬいていたでや。あいつは豪い男じやつたで。奴は、近藤には、テラスの生霊がついていて、もだえさせ、のたうさせ、気を狂わせる、と言つたでや。…」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227。



人也會變成受害者。坂口禔子透過近藤儀三郎和狄娃絲·魯道以及他們和周圍的人的關係，揭開國家和個人，父權和女性，丈夫和妻子之間的多層的權力關係複雜地糾纏，超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地框架的樣貌。

### 第三節 〈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原住民女性

此一節將要分析〈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原住民女性的形象，首先簡單地介紹這部作品。〈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是 1939 年日本為了建立萬大水庫，巴蘭社群的原住民移到北港溪下游以後的故事。他們搬過去的地方，日本取名為「中原社」<sup>139</sup>。〈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敘述者是一個和日本人丈夫一起搬到能高群中原的日本人女性，紀錄鄰居的原住民女性敘述她的朋友羅波烏的人生。敘述的原住民女性的日本名字叫初江，她和羅波烏都經歷過霧社事件，而且他們屬於抗日的原住民族群。初江敘述羅波烏的故事，同時也敘述從女性的角度來看的霧社事件的經過。羅波烏十三歲時和二十歲的諾幹結婚，生了一個男孩。七年後諾幹跟著莫那·魯道參加霧社事件。此時羅波烏為了打斷諾幹對生命的眷戀，對諾幹說，自己活下去只是為了小小的兒子，所有人生的喜樂在此跟諾幹一起死去。但以後羅波烏和兒子和參加霧社事件的抗日原住民倖存者一起居住時，羅波烏卻愛上一位日本人警察片山三郎，和他發生關係。不過因為身分不同，是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羅波烏因而很苦惱。羅波烏為了壓抑自己的性欲，刻意拒絕進食。第二霧社事件發生後，因為抗日倖存者和協助日本的原住民社群之間的敵對關係變得更緊張，日本當局為了避免原住民統治受影響，決定將抗日倖存者移住到北港溪和眉原溪合流的臺地。遷移當天初江走在羅波烏和片山的後面。一行走到懸崖時，羅波烏和

<sup>139</sup> 中原社指的是霧社事件結束後，協力日方的各社群的原住民一起混居的地方，是位於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下游，侯硐山北方山麓。參照：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 年），頁 208、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官方網址〈<http://www.renai.gov.tw/index3.asp?theme=26&acts=2&xid=6>〉（2015 年 5 月 18 日參照）。

片山突然從懸崖掉下去。初江看到被留下的羅波烏的兒子，莫名其妙地對他感到憎恨，彷彿羅波烏的兒子象徵著導致羅波烏死亡的原因。

在坂口禊子的霧社事件再現小說裡，〈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先行研究最多。若整理先行研究的主張，重點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羅波烏的曖昧性表示羅波烏代表許多沒有辦法記錄下來自己生命歷史的原住民女性。當日本人女性的敘事者詢問羅波烏的出生地以及年齡的時候，初江並沒有清楚地回答，因為初江覺得這些事實一點都不重要。坂口禊子透過羅波烏的身分的曖昧性，象徵沒辦法替自己發生的原住民女性<sup>140</sup>。第二點是坂口禊子強調原住民女性的性欲。故事當中初江跟日本人女性的敘事者「我」大膽地透露出自己的性欲，初江也把羅波烏拒吃的行為解釋為壓抑自己的性欲望<sup>141</sup>。第三點是坂口禊子透過〈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表現當時社會規定的關於女性性的不滿。楠井清文在 2014 年發表的論文當中，整理出坂口禊子創作〈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時期同時在『熊本日日新聞』和『西日本新聞』上寫的專欄，指出坂口禊子藉著描寫原住民女性呈現當時自己關注的問題，也就是批判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性規範」<sup>142</sup>。

立足於先行研究，此一節從女性的立場和殖民主義批判這兩個角度探討〈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特色是重層的敘述和大膽的性欲描寫。〈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是由日本人女性的「我」來敘述原住民女性初江敘述她的朋友羅波烏的故事。意思是這個故事的結構代表支配者階級的女性試圖再現 (represent) 被支配者階級的女性之聲音。但其實坂口禊子並不是要忠實地再現原住民女性的生活。如果真正的忠實於原住民女性當時的樣貌，日本人的敘述者應該盡可能消滅自己的存在，變成「透明」。但有趣的是，日本人的「我」是「不透明

<sup>140</sup> 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 23 期(2006 年)，頁 107。

<sup>141</sup> 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 23 期(2006 年)，頁 106。

<sup>142</sup> 楠井清文，〈坂口禊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論究日本文学》第 100 期(2014 年 5 月)，頁 168。

的敘述者」。作者坂口禊子描述「我」自我檢討，試著糾正自己對原住民的偏見。例如，「我」覺得初江的身體有像動物般很強烈的體臭，懷疑初江真的是否是人。她馬上反省，人類也可以有這種體臭，反省自己對原住民有偏見<sup>143</sup>。由此可見，就像史碧瓦克(Spivak)主張知識分子要先放棄因為自己的特權，過去所學到的包括偏見的知識<sup>144</sup>，坂口禊子描寫的日本人女性從殖民者的立場努力接近原住民女性。坂口禊子還特意點出，因為初江用日文、台語、賽德克語說話，而且說得很快，所以日本人的「我」只能用自己的想像力彌補初江說的羅波烏的故事<sup>145</sup>。如此一來，被再現的原住民女性—羅波烏的人生故事難免包含敘述者的問題意識。楠井清文(2014)也指出，羅波烏的故事其實算是初江和「我」的合作<sup>146</sup>。楠井清文論中的「我」將羅波烏的故事視為浪漫的愛情故事，所以如羅波烏和丈夫諾幹離別的畫面被描寫得動人卻缺乏現實感，或「我」覺得原住民女性的愛情故事中，日本人警察是不可或缺的<sup>147</sup>。用「我」的想像力彌補的羅波烏的故事，並不完全是忠實於原來的樣貌再現的原住民女性的困境。同樣地，初江和「我」合作編出來的羅波烏的故事，反映出「我」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羅波烏的人生故事呈現日本人女性面對的問題意識。這問題意識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創作期的時代背景有關。首先先釐清 1950 到 1960 年代在日本環繞女性的社會狀況。1945 年日本敗戰後，女性的教育程度以及在社會上的地位提昇，獲得了參政權和受高等教育之權利<sup>148</sup>。1950 年代，在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也反映出當時女性應獨立自主

<sup>143</sup> 坂口禊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15。

<sup>144</sup> 本橋哲也，《ポストコロニアリズム》(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頁166。

<sup>145</sup> 坂口禊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37。

<sup>146</sup> 楠井清文，〈坂口禊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論究日本文学》第100期(2014年5月)，頁168。

<sup>147</sup> 同前註。

<sup>148</sup> 1945年12月GHQ(General Headquarters 盟軍司令官總司令部)公布了女性參政權，1947年3月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對女性開放高等教育機關。吳佩珍，〈日本戰後文學與女性書寫〉，收錄於吳佩珍、崔末順、紀大偉主編，《台日韓女性文學—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台北：秀威經典，2015年)，頁32-33。

的社會主張<sup>149</sup>。到了 1960 年代，由女性描寫多樣化的「性欲」議題的文學開始受矚目<sup>150</sup>。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女作家不但開始被注意，她們也開始大膽地描述女性享受以及追求性的快樂<sup>151</sup>。在如此的社會氛圍下，羅波烏的生命故事呈現什麼樣的有關日本女性的問題意識？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大膽的性欲描寫。日本因十五年戰爭導致了大量戰鬥兵員傷亡，也因此製造了大量的未亡人<sup>152</sup>，日本女性也體驗了戰爭剝奪女性的性的自由。〈蕃婦羅波烏的故事〉裡初江霧社事件時失去了前夫，現在的丈夫也為日本當高砂義勇隊<sup>153</sup>的成員赴戰場。初江對「我」赤裸裸地告白自己的性欲。關於羅波烏初江說，羅波烏愛上片山以後拒絕進食，連洗澡都不去，躲避其他人的眼光，這些行為初江認為是羅波烏要控制自己不被允許的性欲。坂口禊子描述的性欲的問題並不只是原住民女性才有的，1961 年出版的這篇作品也透露初戰後未亡人的普遍性問題。

〈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坂口禊子將女性的性的問題和生死連結在一起。羅波烏的丈夫諾幹捨棄自己的生命跟著莫那·魯道一起抗日，因此羅波烏對賽德克族的神明發誓，從此不會與別人發生關係，今後只為了兒子活下去。但失去了丈夫之後卻愛上了日本人警察片山。不過因為身分的不同，羅波烏的愛情不會有結果，最後與霧社事件倖存者一同搬到川中島<sup>154</sup>時，羅波烏和片山跌下懸崖死亡。

<sup>149</sup> 同前註，頁 41。

<sup>150</sup> 吳佩珍，〈日本戰後文學與女性書寫〉，收錄於吳佩珍、崔末順、紀大偉主編，《台日韓女性文學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台北：秀威經典，2015 年），頁 43-45。

<sup>151</sup> 如 60 年代出道德森瑤子、河野多惠子、大庭美奈子等人的作品當中，描述對傳統的性觀念或家族的束縛抱持懷疑的女性，追求自己的性滿足。參見加納實紀代編著，《リブという革命—近代の闇を開く》（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社，2003 年）。

<sup>152</sup> 吳佩珍，〈日本戰後文學與女性書寫〉，收錄於吳佩珍、崔末順、紀大偉主編，《台日韓女性文學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台北：秀威經典，2015 年），頁 36。

<sup>153</sup> 日本在 1941 年奇襲珍珠灣引起太平洋戰爭，在台灣實施的志願兵制度改成徵兵制。台灣原住民包括賽德克族被納入日本組織的「高砂義勇隊」或「高砂挺身報國隊」。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 年），頁 219。

<sup>154</sup> 川中島位於北港溪和眉原溪合流的台地，是霧社事件結束後，抗日原住民的倖存者一起混居的地方。《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 年），頁 188。



那時候通過既很累人，又令人頭昏眼花的懸崖道路。彷彿整個都已經準備好似的[筆者註：指的是羅波烏和片山的死亡}。像是有七個彎的山路，我走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啊，走在前面的片山和羅波烏突然像是糾纏在一起，但又好像抱在一起，二人糾纏在一起，一瞬間掉入溪流了。我相信是片山三郎的聲音，無可言喻的，不想聽下去的那種竭力發出的聲音，暫時反響。<sup>155</sup>

羅波烏的死亡有可能是她自己拒吃食物導致身體虛弱而不小心滑落懸崖，也有可能因心理痛苦導致她強迫片山一起自殺。因為坂口禊子只有曖昧的交待，羅波烏的死亡的真相從小說中不得而知。但根據初江的觀察，羅波烏拒絕進食，並不是因為要將食物留給自己的兒子，而是羅波烏想控制自己的性欲<sup>156</sup>。羅波烏也離開馬赫波後，再也不去溪流洗澡，彷彿想躲避其他人的眼光<sup>157</sup>。如果考量上述的 1950 到 1960 年代的時代背景和故事中的初江和羅波烏的性欲描寫，羅波烏的死亡無論是事故或是自殺，可以視作抗議日本殖民體制奪走了原住民女性對性的自由。初江對羅波烏的兒子感到的莫名其妙的憎恨，可以解釋為強制未亡人只能當「母親」而不允許其追求「女性」自主性的社會規範。如果〈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創作當時，由女性作家描述的追求性的快樂當作性的自由的正面表現，羅波烏透過拒絕進食來禁止性欲的方式，強烈地呈現對被剝奪性的自由的不滿。

<sup>155</sup> 原文為「そんなときは疲れてもおる、目のくらむ崖道。もう何もかも、そうなるごとでけておった。そうじやな、七まがりする山道をオレが三分の一いつたかのオ、ふと、前をゆく片山三郎と、ロポウが、もつれあつたかと思うと、あつという間もありはせん、抱きあつているのか、二つの体がともえになつて溪流に落ちてゆきおつた。片山三郎の声だと思うとじやが、何ともいえぬいやアなたまらんような声が、しぼりだすように尾をひいてきこえ、しばらくはこだました。」坂口禊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45。

<sup>156</sup> 坂口禊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37。

<sup>157</sup> 坂口禊子，〈蕃婦ロポウの話〉，《蕃婦ロポ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頁33。



坂口禔子透過重層的敘述來描寫〈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是藉著日本人的「我」來敘述原住民女性的故事，具有殖民者試著脫離自己的立場，再現被殖民者的苦境。同時可以照射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偏見。第二個意義是因為「我」自己也承認有時候聽不太懂初江說的話，羅波烏的故事大半需要自己的想像力彌補。這意味著羅波烏的故事包含霧社事件當時原住民女性面對的問題的同時，也呈現日本人的「我」的問題意識。於是坂口禔子用「原住民女性」此一題材，成功地表現對殖民體制的批判以及戰爭奪走女性的性地自由地抗議。

#### 第四節 小結

此一章透過分析坂口禔子筆下的原住民女性形象，來探討坂口禔子如何描述殖民體制對原住民女性生命的介入。第一節分析〈霧社〉中的花岡二郎的兩位賽德克族的女性，初江和馬紅·魯道。她們和二郎的關係在不同的政治目的下被安排，產生了這兩位女性在感情上的苦惱。但初江和馬紅沒有替自己發聲的空間，也沒有抗議的方法。馬紅雖然為了哥哥達道成功地得到二郎對抗日行動的幫助，但結果在霧社事件當中失去了心愛的二郎。第二節討論〈霧社〉中的日本人警察近藤儀三郎和塞德克族女性狄娃絲·魯道的婚姻。坂口禔子透過其他的人物的視線與觀察，多層地描述儀三郎對婚姻的苦惱，並且強調在殖民地體制下的受害者不僅是被殖民者。故事結尾狄娃絲的哥哥莫那·魯道透露儀三郎和妹妹的婚姻不順利其實是自己的策略。這凸顯出他們的婚姻中日本警察和莫那·魯道的意圖衝突，結果儀三郎只好選擇失蹤。第三節探討〈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賽德克族女性。〈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是坂口禔子在 1961 年出版的作品。日本敗戰之後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漸漸地提升，女性也可以擁有自主的權力。到了 60 年代，女性表現「性欲」的文學作品也開始被關注。在這樣的氛圍下，坂口禔子在〈蕃

婦羅波烏的故事〉大膽地描寫出賽德克族未亡人的性欲，主張日本殖民剝奪了原住民女性的性的自由。〈因此如果將創作時代背景納入考量，可以說羅波烏的故事同時批判殖民主義對原住民女性的剝奪以及當時日本社會壓抑女性追求自己的性的自由。

藉著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坂口禊子強調賽德克族女性的「性」都被拿來利用當政治工具。前行研究批評坂口禊子刻意強調原住民女性的原始性或性欲，這主張的確是事實。例如在〈霧社〉佐塚認為有些原住民女性性欲特別強<sup>158</sup>。但筆者認為透過〈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坂口禊子表示受到原住民男性和日本帝國雙重壓迫的原住民女性，不僅自己性的自由被剝奪，也沒辦法替自己發聲。並在〈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暗示當時日本社會對女性的性的自由的壓迫，因此可說坂口禊子描述的，不僅是超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描寫出男性/女性，社會/個人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

---

<sup>158</sup> 坂口禊子，〈霧社〉收錄於《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頁149。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透過分析坂口禔子的霧社事件再現小說〈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sup>159</sup>，來勾勒出坂口禔子如何反省日本的殖民主義。〈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描寫霧社事件。〈霧社〉從霧社事件發生前的 1929 年 8 月起開始描述，到第二霧社事件<sup>160</sup>結束後的 1931 年 5 月 16 日的和解典禮為止。〈霧社〉仔細地描寫日本人警察和賽德克族之間的互動和衝突，釐清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如何產生。〈達道・莫那之死〉的故事結構則有兩個時間軸交叉。一邊是霧社事件的領袖馬赫波社的頭目莫那・魯道的長子達道・莫那，其少年期到他的死亡的故事，另一邊是霧社事件結束後日本警察樺澤巡查部長對達道的回想。〈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以賽德克族女性羅波烏的人生故事為主軸，住在能高群中原<sup>161</sup>的日本人敘述者「我」紀錄賽德克族女性初江說霧社事件發生前羅波烏如何和丈夫結婚，到霧社事件結束後羅波烏和抗日倖存者搬到川中島<sup>162</sup>時，羅波烏的死亡經過。本論文為了探討〈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坂口禔子如何呈現對殖民主義的反省，論文中討論一下三點：賽德克族的身分認同問題、原住民統治政策對賽德克族的影響以及霧社事

---

<sup>159</sup> 〈霧社〉初次刊載於《蕃地》(新潮社，1954 年)，之後收錄於《霧社》(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タダオ・モーナの死〉初次刊載於《蕃婦ロポ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 年)，之後收錄於《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蕃婦ロポウの話〉初次刊載於《文學界》(文藝春秋，1961 年 2 月)，之後收錄於《蕃婦ロポウの話》(大和出版，1961 年)與《蕃社の譜》(コルベ出版社，1978 年)。

<sup>160</sup> 1931 年 4 月 25 日，第一次霧社事件時，協助日方討伐的道澤群對抗日原住民的餘生者進行攻擊的事件。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 年)，頁 173。

<sup>161</sup> 中原社指的是霧社事件結束後，協力日方的各社群的原住民一起混居的地方，是位於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北港溪下游，侯硐山北方山麓。參照：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 年)，頁 208、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官方網址〈<http://www.renai.gov.tw/index3.asp?theme=26&acts=2&xid=6>〉(2015 年 5 月 18 日參照)。

<sup>162</sup> 川中島位於北港溪和眉原溪合流的台地，是霧社事件結束後，抗日原住民的倖存者一起混居的地方。《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 年)，頁 188。

件和原住民女性的關係。

第二章分析〈霧社〉、〈達道·莫那之死〉，探討花岡兄弟和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問題。首先第一節分析〈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的花岡一郎的身分認同問題。〈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花岡一郎的身分認同的苦惱來自於賽德克族和日本警察的雙重身分。雙重身分使得花岡一郎在日本人社會以及賽德克族群內都處於邊緣，在兩個不同社會，一郎都遭到被視作「他者」的眼光。〈霧社〉還描述一郎出社會後，沒有辦法擁有工作和婚姻上的自主權，這事實讓一郎感到孤獨和無力。但同樣身為賽德克族日本人警察的花岡二郎，並不與一郎一樣，為同樣的問題而苦惱。〈霧社〉中二郎的身分認同問題，主要是來自於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二郎一直想要努力帶領族人，要啟蒙他們對迷信的憧憬。但日本警察忽視二郎的意志為二郎安排婚姻，二郎才知道原來日本警察只是為了有利於原住民統治利用二郎而已，並發現自己一直想要啟蒙的族人，只是執著於舊習同時是不會思考的一群人。從此，他對身分認同和人生目標感到動搖，二郎只剩下對馬洪·莫那的愛情。

〈達道·莫那之死〉描述達道·莫那的身分認同的問題。達道·莫那對身分認同的苦惱，是因為對日本抱持矛盾的心理。達道的確痛恨日本的原住民統治的暴力，但同時也憧憬日本擁有的文明和文化。不過達道並不覺得自己對日本有憧憬，只是強烈地嫌惡自己的身分。達道對日本又愛又恨的心理導致他無法接受自己身為賽德克族的身分，達道對身分認同的焦慮和苦惱，由於賽德克族在霧社事件的敗北，永遠失去了解決的機會。受到政治性的壓迫再加上有心理的糾葛的達道最後上吊自殺，正代表著殖民體制下所發生的悲劇的結果。

第三章討論〈霧社〉、〈達道·莫那之死〉描述的原住民統治對賽德克族的影響。第一節分析〈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坂口禊子描寫原住民統治政策如何影響賽德克族的生活。坂口禊子為了讓讀者更瞭解霧社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霧社〉、〈達道·莫那之死〉中說明了霧社地方的統治歷史，同時也描述霧社事件發生前，當時的賽德克族在日本強制的政策下，他們的生活有了麼樣的改變。第二節討論〈霧社〉中的三位賽德克族男人如何扮演製造霧社事件契機的重要角色。統治原住民的日本警察和賽德克族的男人皮和·沙茲波、皮和·腦伊、皮和·瓦歷斯各自發生衝突，導致他們三人的心裏產生對日本的怨恨。其中皮和·腦伊因為一家人被日本警察殺害，總是找機會煽動其他原住民。再加上皮和·腦伊和皮和·瓦歷斯得知莫那·魯道以及長子達道·莫那的抗日計畫，最後成功地將年輕人引向抗日行動。第三節分析〈達道·莫那之死〉中的皮和·沙茲波如何成為霧社事件發生的契機。皮和·沙茲波的一家人因為父親出草的關係，而被日本警察殺害。皮和·沙茲波自己也為了得到妻子的愛情常計畫去出草。但因為他砍了小孩的頭，不僅被警察送到埔里兩個月，連同族的男人都嘲笑他。皮和·沙茲波最後利用自己弱者的身分，成功地得到達道·莫那的同情，隨後向達道指控日本警察的暴力，讓達道開始計畫抗日行動。

第四章探討〈霧社〉和〈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原住民女性。第一節分析〈霧社〉中花岡二郎和兩位賽德克族女性之關係。〈霧社〉中，日本警察為了加強二郎對日本的認同，幫二郎安排他和他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初江的婚姻。但二郎沒有將初江視為女性，而想逃避和她的婚姻。此時偷偷計畫抗日行動的達道·莫那，為了將二郎拉進自己的陣營，透過自己的妹妹馬紅掌握二郎。愛上馬紅的二郎，最後還是不得不娶初江，但結婚後也繼續和馬紅的關係。他們的三角關係其實完全是兩個政治意圖衝突的結果。第二節分析〈霧社〉中的近藤儀三郎和莫那·魯道的妹妹狄娃絲·魯道的婚姻。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日本能掌控馬赫波社而被安排的，但對日本有怨恨的莫那故意叫狄娃絲不要和儀三郎過著幸福的生活。儀三郎因為和狄娃絲不和諧，想和她分開。但是儀三郎如果和狄娃絲離婚，會影響到馬赫波社對日本的感情，儀三郎自己也不想傷害狄娃絲的感情。儀三郎



一直感到苦惱，最後志願調動到花蓮，在花蓮假裝失蹤，成功地離開狄娃絲。第三節討論〈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中的原住民女性。〈蕃婦羅波烏的故事〉的結構是日本人女性的「我」紀錄原住民女性初江訴說自己的朋友羅波烏的生命歷程。坂口禔子透過「我」的眼光描述霧社事件時候失去丈夫的初江和羅波烏的性欲，藉此暗示受到帝國和父權雙重壓迫的原住民女性在殖民體制下如何被剝奪性的自由。同時，「我」的敘述反映出〈蕃婦羅波烏的故事〉創作時期 1960 年代的日本女性文學的潮流。1960 年代日本女作家開始描寫女性很自在地享受性的快樂的樣貌。反過來看，羅波烏因不被允許的性欲而最後喪命的情節，透露出對殖民主義以及戰爭奪走女性的性的自由之強烈地抗議。

在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小結提及，其實坂口禔子的作品可以看到優生學思想或對原住民的歧視。可以說坂口禔子並不是完全跳脫當時日本將殖民主義正當化的意識形態。但她為了反省日本帝國對原住民的暴力，以霧社事件為題材，描述原住民菁英階級的身分認同的問題，日本改變原住民生活方式以及禁止傳統文化而帶來原住民的焦慮，以及社會最邊緣的原住民女性受父權和帝國的雙重壓迫的樣貌。坂口禔子並沒有用二元對立的方式描寫日本人和原住民。在殖民體制下的日本人和原住民接觸的界線上，有時加害者和受害者的關係交錯。坂口禔子以霧社事件為切入點，透過〈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描述日本殖民主義對原住民的暴力以及國家機構和個人、男性與女性的不平衡的關係。

本論文將研究範圍鎖定〈霧社〉、〈達道·莫那之死〉、〈蕃婦羅波烏的故事〉三個作品中坂口禔子對殖民主義的視線，但並沒有比較這三部小說和其他再現霧社事件的小說，或者比較坂口禔子和其他描述台灣原住民的作家。關於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與作品內容、主題的連結，只做到〈蕃婦羅波烏的故事〉有關女性的描寫。這些是本論文在探討坂口禔子的霧社事件再現小說後，期望今後能夠繼續延伸探討的課題。

### 參考書目(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列)

#### 一、坂口禊子作品集

坂口禊子，《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

一，《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

#### 二、作品集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

#### 三、專書

##### 〈中文部分〉

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台北：玉山社，2000年)。

戴國輝，《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台北：國史館，2002年)。

##### 〈日文部分〉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

加納実紀代，《リブという革命—近代の闇を開く》文学史を読みかえる系列第七卷(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2003年)。

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恵編，《記憶する台湾 帝国との相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垂水千恵，《台湾の日本語文学：台湾の日本語作家たち》(東京：五柳書院，1995年)。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台湾》(東京：藤原書店，2008年)。

許介麟編，《証言 霧社事件》(東京：草風館，1985年)。

鄧相揚著，下村作此郎監修，魚住悦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の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1年)。

一，《抗日霧社事件の歴史》(大阪：日本機關誌出版，2000年)。

##### 〈英文部分〉

Tierney, Robert Thomas，《Tropics of Savagery: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Empire in Comparative Frame》(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四、單篇論文

##### 〈中文部分〉

李文茹，〈日本女性作家筆下皇民化時期的台灣家庭—從坂口禊子的〈鄭一家〉談起〉，《台灣文學評論》第7期(2003年1月)。

吳佩珍，〈日本戰後文學與女性書寫〉，收錄於吳佩珍、崔末順、紀大偉主編，《台灣女性文學 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台北：秀威經典，2015年)

林雪星，〈兩個祖國的漂泊者—從坂口禊子的《鄭一家》及真衫靜枝的《南方紀行》《囑咐》中的人物來看〉，《東吳外語學報》第22期(2006年3月)。

河原功，〈在日本文學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朝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台北：國史館，2002年)。

林慧君，〈坂口禊子小說中的身分認同—以〈鄭一家〉、〈時計草〉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

一，〈殖民帝國女性之眼—論坂口禊子小說中的台灣女性形象〉，《中外文學》第16卷第1期(2007年3月)。

荊子馨，〈從叛變者到志願兵，霧社事件以及對原住民的野蠻與文明再現〉收錄於《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

##### 〈日文部分〉

王曉藝，〈坂口禊子の「時計草」を中心に—異民族統治への協力〉，《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10期(2001年3月)。

北見吉弘，〈坂口れい子が描いた農業移民像に関して〉，《真理大學人文學學報》第10期(2007年10月)。

李文茹，〈ジェンダーから見た台湾原住民の「記憶」と「表象」—霧社事件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23期(2006年)。

一，〈坂口禊子の移民小説と戦争協力〉，《天理台湾学会年報》第13期間(2004年7月)。姚巧梅，〈坂口禊子と台湾〉，《曙光》第8期(1997年12月)。

星名修宏，〈「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期文学」を読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7期(2001年3月)。

奥出健，〈戦時下台湾の「愛」—坂口禊子の「時計草」を中心に〉，《湘南短期大学紀要》第20期(2009年)。

彭妍蓁，〈坂口禊子「風葬」論〉，《阪神近代文學研究》第十三期(2012年9月)。

彭妍蓁，〈坂口禊子「蕃地」論〉，《千里山文学論集》第八十三期((2010年3月)。

彭妍蓁，〈坂口禊子「蕃婦ロボウの話」論〉收於增田周子編，《戦争の記録と表象—日本・アジア・ヨーロッパ》(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3年)。  
—，〈坂口禊子「蠅螂の歌」論〉，《国文学》第96期(2012年3月)。  
楠井清文，〈坂口禊子「蕃地」小説の世界—熊本時代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倫究日本文学》第100期(2014年5月)。

## 五、學位論文

〈中文部分〉

大原美智，〈坂口禊子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石丸雅邦，〈台灣日本時代的理蕃警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  
李純芬，〈帝國視線下的在地民俗實踐：殖民地台灣文學中的婚喪書寫(1907-1945)〉(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曾馨霈，〈民俗記述與文學實踐 1940年代台灣文學喪禮書寫〉(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7年)。

〈日文部分〉

王姿雯，〈坂口禊子研究：「春秋」と「鄭一家」におけるまなざしのありかた〉(台北：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洪正寵，〈坂口禊子と台湾文壇—その背景を中心に—〉(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2005年)。  
蔡念純，〈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文学—呂赫若と坂口れい子の比較研究—〉(台南：長榮大學應用日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黃素珍，〈坂口禊子の小説研究—日本統治機台湾滞在期間における小説を中心に—〉(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六、翻譯本

〈中文部分〉

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台北：麥田出版，2010年)。

〈日文部分〉

フェイ・阮・クリーマン著，林ゆう子譯，《大日本帝国のクレオール—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7年)。

#### 七、報紙

小笠原淳〈坂口禊子の半生〉，《熊本日日新聞》，2013年11月15日到17日。

#### 八、其他

下山一(林光明)自述，下山操子(林香蘭)譯寫，《流轉家族》(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年)。

#### 九、電子資料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官方網址

〈<http://www.renai.gov.tw/index3.asp?theme=26&acts=2&xid=6>〉。

查詢時間：2015年5月18日





附錄一、坂口禊子作品的發表媒體以及日期

發表日期	作品名	發表場域	刑式	筆名	備考	
1928/6/1	こはれた時計	《少女俱樂部》6月號	小說	南條小百合	特選獎	
1940/7/6	滿潮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0/11	黑土	台灣廣播局十周年文藝獎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0/12/4	破壞(一)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0/12/7	破壞(二)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0/12/11	破壞(三)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0/12/14	破壞(四)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1/2/15	曼珠沙華(一)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1/2/19	曼珠沙華(二)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1/2/22	曼珠沙華(三)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1/2/26	曼珠沙華(四)	《台灣新聞》	小說	坂口れい子		
1941/4	春秋	《台灣時報》4月號	小說	坂口禊子		從此使用本名 遭到刪減處分
1941/9	鄭一家	《台灣時報》9月號	小說			
1942/2/1	時計草	《台灣文學》2-1	小說			
1942/7/11	微涼	《台灣文學》2-3	小說			
1943/4/28	燈	《台灣文學》3-2	小說		收錄： 鄭一家 春秋 微涼 黑土 時計草 燈 收錄： 曙光 破壞 霧	
1943/7/31	曙光	《台灣文學》3-3	小說			
1943/9/7	《鄭一家》	台北·清水書店	小說集			
1943/12/18	《曙光》	台北·盛光出版部	小說集			

				杜秋泉 引田の 赤猪子 母の手 紙
1944/12/1	川は流れ止ま ず	《台灣文藝》1-7	小説	
1953/7/5	ビッキの話	《文學者》37	小説	
1953/10/1	蕃地	《新潮》10月號	小説	
1954/3/15	《蕃地》	東京・新潮社	小説 集	収録： 蕃地 ビッキ の話 霧社
1956/7/15	蕃地の女 ル ビの話	別冊《小説新潮》10-10	小説	
1960/1/1	蠶螂の歌(一)	復刊《日本談義》1月號	小説	
1960/2/1	蠶螂の歌(二)	復刊《日本談義》2月號	小説	
1960/3/1	蠶螂の歌(三)	復刊《日本談義》3月號	小説	
1960/4/1	蠶螂の歌(四)	復刊《日本談義》4月號	小説	
1960/5/1	蠶螂の歌(五)	復刊《日本談義》5月號	小説	
1960/6/1	蠶螂の歌(六)	復刊《日本談義》6月號	小説	
1960/7/1	蠶螂の歌(七)	復刊《日本談義》7月號	小説	
1960/8/1	蠶螂の歌(八)	復刊《日本談義》8月號	小説	
1960/9/1	蠶螂の歌(九)	復刊《日本談義》9月號	小説	
1960/10/1	蠶螂の歌(十)	復刊《日本談義》10月號	小説	
1960/11/1	蠶螂の歌(十 一)	復刊《日本談義》11月號	小説	
1960/11/25	蕃婦ロポウの 話	《詩と眞実》(詩と眞 実)139	小説	第 44 屆芥川 獎候選

1960/12/1	蠨螂の歌(十二)	復刊《日本談義》12月號	小説	
1961/1/1	蠨螂の歌(十三)	復刊《日本談義》1月號	小説	
1961/2/1	蠨螂の歌(十四)	復刊《日本談義》2月號	小説	
1961/2/1	蕃婦ロポウの話	《文學界》2月號	小説	
1961/3/1	蠨螂の歌(十五)	復刊《日本談義》3月號	小説	
1961/4	《蕃婦ロポウの話》	東京・大和出版	小説集	収録： 蕃婦ロポウの話 蕃地のイヴ 蕃地 タダオ・モーナの死
1962/2/25	猫のいる風景	《詩と真実》154	小説	第47屆芥川獎候選
1964/3/1	風葬	《九州文學》228	小説	第51屆芥川獎候選
1978/3/10	《蕃社の譜》 (坂口禊子作品集1)	東京・コルベ出版社	小説集	収録： 蕃地 蕃地のイヴ

1978/6/10	《霧社》 (坂口禊子作品集 2)	東京，コルベ出版社	小説集	タダオ・モーナの死 ビッキの話 蕃婦ロポウの話 収録： 霧社蕃地との関係 (回憶録)
1996/1/31	《南方・南洋/台灣》 (外地的の本語文學選；1)	東京，新宿書房	小説集	坂口禊子的作品 収録： 春秋鄰人
2001/9	《鄭一家》	東京，ゆまに書房	小説集	<b>1943</b> 年出版的《鄭一家》 《曙光》的合訂本

年表參考資料

一、作品集

坂口禊子，《鄭一家》（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年）。

一，《蕃婦ロボウの話》(東京：大和出版，1961年)。

一，《蕃地》(東京：新潮社，1954年)。

## 二、單篇作品

坂口禊子，〈蕃地の女—ルビの話〉，別冊《小説新潮》第10卷10號(東京：新潮社，1956年)。

## 三、單篇論文

河原功，〈在日本文學上霧社蜂起事件的位置〉收錄於戴國輝編著，魏廷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台北：國史館，2002年)。

## 四、學位論文

大原美智，〈坂口禊子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附錄二、原住民人名、地名對照表(依照日文筆畫)

日文表記	中文表記	參考來源	備註
人名			
ワリス・ブニ	瓦歷斯・姆尼	一	巴蘭社頭目
ハバオ・ポッポ	哈包・波茲可	二	達道・莫那妻子
モーナ・ルーダオ	莫那・魯道	一	馬赫波社頭目
バッサオ・モーナ	巴沙歐・莫那	一	莫那・魯道之次子
ダダオ・モーナ	達道・莫那	二	莫那・魯道之長子
ピッコ・タウレ	貝克・道雷	一	出身於馬力巴社， 和日本警察下山
ピホ・ワリス	皮和・瓦歷斯	二	結婚
ピホ・ナウイ	皮和・腦伊	二	荷戈社出身



ピホ・サッポ	皮和・沙茲波	二	荷戈社出身
地名			荷戈社出身
マレッパ社	馬力巴社	二	
マヘボ社	馬赫波社	二	
カンタバン社	千卓社	二	
バーラン社	巴蘭社	二	
ホーゴ社	荷戈社	二	
ボアルン社	波阿隆社	二	

參考來源

- 一、鄧相揚，《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台北：玉山社，2000年)。
- 二、戴國輝編著，魏廷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上》(台北：國史館，2002年)。